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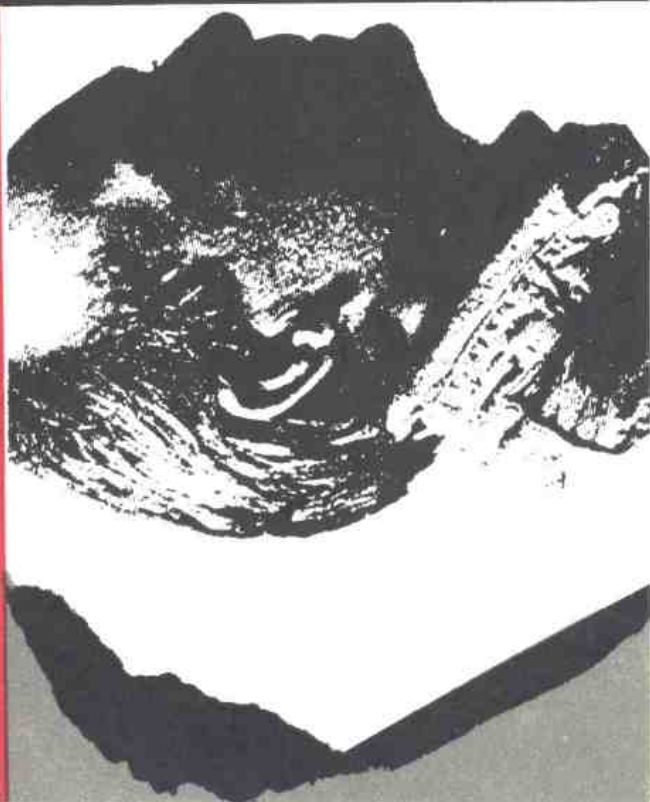
WAN XIANG CONG SHU

万象丛书

〔美〕雷蒙德·A·穆迪 著
罗汉 陈德民 周国强 何佩群 译

濒死体验

WAN XIANG CONG SHU
BINSITIYAN



濒死体验

——一种现象的研究

雷蒙德·A·穆迪 著

罗 汉 陈德民 译

周国强 何佩群

罗 汉 校

Raymond A. Moody, Jr.

LIFE AFTER LIFE

The Investigation of a phenomenon—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

Bantam Books, Inc., 1979

责任编辑 欧阳文彬

封面设计 王申生

濒死体验

——一种现象的研究

雷蒙德·A·穆迪 著

罗 汉 陈德民 译

周国强 何佩群

罗 汉 校

王石·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04,000

印数: 1—5000

ISBN 7-5426-0076-1/N·2

定价: 2.2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国外极其畅销，因为它所探讨的是人类生命中最奥秘、最困难的课题之一，同时又是运用丰富的实例进行阐述的通俗性科学论著。这些实例是作者调查了 150 名濒于死亡而又得救生还的病人后加以归纳研究的产物。

死亡本是“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本书就是作者向这一科学尚未证实的神秘之国进行探索的成果，它将为人们叩开一扇新的窗口，不仅对医院、家庭护理濒死病人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人们的生活哲学、死亡态度产生深远影响。

献给

医学博士乔治·医奇，

并经由他，献给

他所提及的那个人。

鸣 谢

在我的研究和著述中，有无数的人给予我支持和鼓励，若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不可能完成这一项目。是我的好友约翰·伍兹说服了我，我才第一次在大众面前谈论这一问题。模仿鸟书社的约翰·伊格尔是第一个鼓励我将研究结果整理成书的人；此后，他始终给予我襄助和勉励。当我需要的时候，伦纳德·梅、贝基和斯科特·布鲁克斯多次提供了住宿、膳食和租车服务。凯茜·塔贝基安曾陪同我进行了数次访问，在对这些访问的长时间探讨中，我从她那儿受益匪浅。佐治亚医学院的拉斯·摩尔斯、理查德·马丁和埃德·麦克雷尼曾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并告诉了我有关的文献材料。我的妻子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整理手稿和打印件。最后，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便是感谢所有那些将与死神相会的情形告诉我的人。我唯一的希望是：这本书能不辜负上述每一个人对我的信任。

序

我有幸拜读了穆迪博士《濒死体验》一书的样本。令我高兴的是，这位年轻的学者有勇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并将这一全新的研究公诸世人。

因为在以往的 20 多年中，我总是与即将归天的病人打交道，所以我渐渐地对死亡本身产生了兴趣，并想透过现象窥视其真正的面目。我们对死亡的过程知道不少，但我们对死亡的瞬间、对那些被诊断为医学上死亡的病人的体验仍有许多疑问。

唯有像穆迪在其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才会阐释许多疑问，才会进一步证实我们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古训：生命之后仍有生命。虽然作者并没有说他研究了死亡本身，但是他的研究结果无疑表明：临床上被诊断为死亡的人，他对环境仍然具有清晰的意识。这与我自己的研究十分吻合；我的研究也采用了死而复生者的叙述，它们与我们的期待相去甚远，也常常让某些老练的、知名的、有造诣的医生们大吃一惊。

所有这些病人都有飘离身躯的体验，与此相随的还有平静和完整的强烈感觉。大多数知道有另一个人在帮助他们转入另一种存在阶段。大多数见到了先于他们死亡的亲

人故友，或者在他们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某个宗教人物，这一人物自然符合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我准备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形诸笔墨的时候，读了穆迪博士的著作，颇受启发。

穆迪博士将不得不作好准备，迎接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批评。首先是那些神职人员，有人胆敢闯入这一所谓的禁区进行研究，这使他们惶恐不安。归属某一宗派的教会代表早已对这类研究进行了抨击，有个神父将这一研究看作是“在兜售廉价的装饰品。”其他人仅仅认为，死亡之后有否生命的问题，最好还是作为一种盲目的信仰，任何人不得对此发生疑问。穆迪博士将会遇到的、对本书作出反应的第二种人便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会认为这种研究是“不科学的”。

我认为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社会的转折期，我们必须有勇气推开新的大门，有勇气承认我们现今的科学工具满足不了这些崭新的探索和研究。我认为本书将给那些头脑开放的人打开新的门户，它将给予他们希望和勇气，去评价新的研究领域。他们将认识到，这本记载了穆迪博士种种研究成果的书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由一个坦率而又诚实的研究者写成的。我自己的研究，以及其他极其严肃的科学家、学者和神职人员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本书的内容；他们具有勇气探索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为的是帮助那些需要了解真相的人，而不是让别人非信不可的。

我向每一个头脑开放的人推荐本书，同时我祝贺穆迪博士，因为他有魄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印成铅字。

伊莉莎白·库伯勒—罗丝(医学博士)

于伊利诺斯州弗洛斯特尔

目 录

序	伊莉莎白·库伯勒—罗丝	[1]
引 言		[1]
第一章 死亡现象		[4]
第二章 死亡体验		[11]
第一节	难以名状	15
第二节	听到消息	16
第三节	安宁平静的感觉	18
第四节	噪 音	19
第五节	黑暗的通道	20
第六节	脱离躯体	24
第七节	遇见别人	43
第八节	有亮光	46
第九节	回 顾	52
第十节	界 线	60

2 目 录

第十一节	返 回	63
第十二节	告诉别人	70
第十三节	对生活的影响	74
第十四节	对死亡的新看法	79
第十五节	确 证	83

第三章 类似的情况 [91]

第一节	《圣经》	91
第二节	柏拉图	95
第三节	《西藏死者书》	98
第四节	伊曼努埃尔·斯维登堡	101

第四章 问与答 [106]

第五章 解 释 [123]

第一节	超自然解释	123
第二节	自然(科学)解释	124
第三节	心理解释	134

第六章 感 想 [141]

翻译说明 译者 [145]

引 言

这本书,既然是由人类的一员写成的,它自然也就反映了作者的背景、观点和偏见。所以,尽管我已竭力做到客观和坦率,然而有关我的一些事实在评价书内某些不同寻常的声称时或许是有用的。

首先,我本人从未接近过死神,所以我要记述的并不是我亲身体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我也不能说我的记述是完全客观的,因为我的情绪已卷入这一研究之中。那么多人讲述着本书所记载的、使人入迷的体验,我一边听,一边觉得自己差不多也有了同样的体验。我唯希望这一态度并没有危及我研究方法的理性和稳定。

第二,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并不十分熟悉浩繁的、涉及超越可知性和难以理解的现象的文献。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文献,相反,我坚信,如果我通晓文献,那么对那些我所研究的现象,我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事实上,我现在打算更细致地研读某些相关的文献材料,以便弄清在何种程度上,我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他人的探索。

第三,对我的宗教熏陶花些笔墨。我一家都参加基督教长老会,但我的父母不曾将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观念强加于他们的孩子。当我一天天长大的时候,他们通常都鼓励由我自己培养起来的任何兴趣,并提供机会让我发展这些兴趣。所以,我长大后便有了一种“宗教”,它不是一组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一种对精神的和宗教的教义、学说和问题的关切。我相信,所有伟大的人类宗教都会告诉我们许多真理;我也相信,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解答宗教所涉及的、深奥而又原始的真理。从组织上来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成员。

第四,我的学术和职业背景是比较多样的,或者说,比较杂碎的。我曾求学于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生院,专攻哲学,1969年获该学科的博士学位。在哲学领域中,我对伦理学、逻辑和语言哲学特别感兴趣。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一所大学里教了三年哲学后,我又决定进医学院,我想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并在一所医学院教授医学哲学。所有这些兴趣和经历必然影响到我的研究方法的形成。

我对本书所寄予的希望是:它将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既十分普遍、又十分隐秘的现象,同时它将有助于造成对这一现象更易接受的公众态度。因为我坚信,这一现象不仅对许多学术和实践领域——特别是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哲学、神学和神职,而且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先要说的是,我不想去证明死亡之后仍有生命,我将在后文阐述我的理由;我也不认为这种“证明”业已可能,

部分地是为了这缘故，我避免使用真实姓名，并对事例中足以表明调查对象的细节作了修饰。这是必要的，一是为了保护有关者的秘密；二是得以发表我所记录的体验，这在许多情况下是首要的原因。

许多人将会发现这书里所说的一切难以置信，他们第一个反应便是即刻把它们扔在一边。任何人，如果他发现自己属于这一类的话，我是没有任何理由去责怪他的。要是换了几年前的我，反应恰恰相同。我不想让任何人，仅仅基于我的权威，便接受和相信本书的内容。其实，作为一名逻辑学家，我是决不承认因求助于权威才获得的信念，我特别请求读者不要迷信权威。我想说的一切便是：如果有人不相信他在这儿读到的一切，那么请他自己稍稍留心一下周围吧。一段时间来，我曾多次发出这一挑战，在那些接受挑战的人中间，有许多人起先满腹狐疑，最后竟和我一样，对这些事情感到困惑不解了。

另一方面，许多人在读了本书后无疑会从中得到莫大的宽慰，因为他们将发现，有过相同体验的人不仅仅是他们而已。对这些人，——特别是如果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仅仅对少数知心者讲述他们的体验，——那么我只想说，希望本书能使你们获得勇气，稍稍自在地讲述你们的体验，这样人类灵魂最具魅力的一面或许会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第一章 死亡现象

死亡像什么呢？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一直对自己提这个问题。在以往的几年中，我有机会在相当数量的听众面前提出这一问题，这些听众五花八门，既有攻读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学生，也有教会人员、电视观众和市民俱乐部成员，甚至还有专业的医学协会会员。由于我曾面对过如此广泛的听众，我能有把握地说，这一题目激发了许多具有不同情感类型和不同阶层者的最强烈的情绪。

然而，除了这一兴趣之外，要让我们大多数人谈论死亡确实还非常困难。原面至少有两条，第一条主要是心理和文化上的；死亡是忌讳的话题。我们感到、或许仅仅是潜意识地感到，与死亡的接触——甚至是间接的——也会使我们面临自己死亡的可能，会使我们的死亡走得更近，使它们变得越发真实，越发可能了。例如，大多数学医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在进医学院后第一次去参观解剖实验室时，便会感到浑身不自在，而那还不过是远远地面对着死亡。就

我自己来说，这种感觉的起因现在看来是非常明了的。回想一下，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对我眼皮下死者的关切，虽说这一感情多少有些影响。我当时在那张桌子上看到的实在是我自身必然死亡的象征。如果不仅仅是潜意识的话，那么这一念头必然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心头：“我也会死去的。”

同样，人们可以从心理上将谈论死亡看作是间接地走向死亡。毫无疑问，许多人认为，一谈及死亡，便是在内心召来死亡，使它走得更近，这样一个人就不得不面临自身不可避免的死亡结局。所以，为了防止这一心理上的损伤，我们便决计尽力回避这一话题。

造成难以探讨死亡的第二个原因要复杂得多，因它源于语言本身。人类语言的绝大部分词汇多少都表明了我们通过自身的感官所感受的事物，然而，死亡超越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有意识的体验，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死亡。

如果我们真的要谈及死亡，我们就必须回避因我们缺乏体验而造成的社会禁忌和由来已久的语言困境，结果是我们往往采用委婉的比拟，我们将死亡与我们所体验过的、我们所熟悉的更愉快的事情相比。

这类比拟中最常见的也许是将死亡与睡眠相比。我们对自己说，死亡像是去睡觉。这种说法频繁地出现在日常思维和语言中，也出现在许多文化和许多时期的作品中。即使在古希腊时期，它显然也是很寻常的，就以《伊利亚特》为

例，荷马^①便称睡眠为“死亡的姊妹”；而在对话《辩解篇》中，柏拉图让其刚被雅典陪审团判处极刑的老师苏格拉底说出如下的话语：

〔那么，如果死亡仅仅是一场无梦的睡眠，〕它必然是一项妙不可言的收益。我想，倘若让任何一个人逃出他睡得极沉、没有梦幻的夜晚，然后将它与其生命中所有的白天黑夜作比较，再让他说——经过一定的考虑——在其生命途中有多少白天黑夜比那个夜晚更美妙、更愉快的。得了，我想……〔任何人〕都会发现，与那种夜晚比较起来，这些白天黑夜是容易计算的。如果死亡的确是这么这一个夜晚，那我就将它称作一种收益，因为所有的生命年月——如果这么看的话——也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夜晚。^②

相同的比拟也渗透在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之中。请看“让……入睡”这个词组，如果你把自己的狗带到兽医那儿，并要求让它入睡，那么这与你将妻子或丈夫带到麻醉师那儿，用同样的字眼所表达的含意，通常是大不相同的。有些人喜欢另一种不同的、但相关的比拟，他们说，死亡像是忘却。人一死，便忘却了所有的苦恼，抹掉了所有痛苦的和令人心烦的记忆。

① 荷马(Homer)：相传为公元前9至前8世纪的古希腊(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般认为是他的作品。

②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末日》，休·特里丹尼克译(巴尔的摩：企鹅出版社，1959年)，第75页。——原注

尽管“睡眠”、“忘却”之类的比拟历史悠久、深入人心，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是不足以宽慰我们的。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作了相同的肯定，即使它们多少迎合了我们的心意，但它们的本意也只是说，死亡完全是意识体验的湮灭，——永远地。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死亡也就实在缺乏睡眠和忘却的任何称心合意的特征。睡眠是人生积极的、惬意的体验，因为过后便是觉醒。夜晚平静，睡眠也好，这样在醒着的时间里你便感到愉快，做事也有成效。如果睡眠之后不是觉醒，那么睡眠的好处将不复存在。同样，所有意识体验的湮灭不仅意味着所有痛苦记忆的失却，也意味着欢乐记忆的消亡。因而经过分析，这两种比拟都不能在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给予我们任何真正的宽慰或希望。

然而，另一观点不认为死亡是意识的湮灭。依照这一或许更为古老的观点，人的某一部分即使在肉体丧失功能，并最终被毁灭后，仍会生存下来。这继续生存的部分具有许多名称，其中有“灵魂”、“心灵”、“精神”、“原身”、“本质”和“意识”，不管人们怎么称呼它，这一人死后便进入另一存在王国的观点是人类最悠久的信仰之一。土耳其有一处约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①使用的墓地，在那儿，一些石化了的痕迹使考古学家得以发现，这些古人将其死者葬于用鲜花搭成的棺材之中，这意味着他们或许将死亡看作是喜庆之事，是死者从这一世界进入另一世界的转变。的确，在世界各地的古墓中，都有这种肉体死后仍有部分存在的信仰的迹象。

①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35 000 至 100 000 年前散居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史前人类。

简言之,对死亡本质的问题,我们面前有两种大不相同的解答,它们源远流长,而至今仍为大众所接受。有些人说,死亡是意识的湮灭;另一些人则同样自信地说,死亡是灵魂进入另一现实世界的通道。在下文中,我不想对这两种解答有丝毫的否定,我只想就我亲自做的一项研究作个汇报。

在过去几年中,我曾遇到了大量的、具有我所谓的“濒死体验”的人,我是通过各种方式见到他们的。起先,这完全是巧合。还在1965年,当时我在弗吉尼亚大学读哲学本科,我遇到了医学院一位临床的精神病学教授,他的热情、善良和幽默给我印象极深。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听到了有关他的一桩极为有趣的事,即他死过,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前后间隔10分钟。同样有趣的是,他还讲述了“死亡”时非常奇特的体验。我后来曾听他对一群兴趣浓厚的学生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他的故事。当时,这事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但我孤陋寡闻,无法判断这些体验,所以我就“把它归了档案”——在我心里,同时又在一盘录有他讲述的磁带上。

过了几年,在我获得了哲学博士后,我便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一所大学里执教。在一门课目中,我让学生阅读柏拉图的《斐多篇》,永恒是其中的论题之一。在我讲课中,我将重点放在柏拉图所论及的其他学说上,没有强调死亡之后有生存的讨论。一天下课后,一位学生顺道上了我家,他问我能否与他一起谈谈永恒这个题目,他对此有兴趣,因为他的祖母在手术中“死过”,并讲述了一种令人张口结舌的体验。我让这位学生告诉我这种体验。叫我非常吃惊的是,他讲述的一连串事情,与我数年前从精神病学教授那儿听到的

几乎完全相同。

从此,我对这些例子的研究变得主动了一些,而且在我的哲学课程中,我开始让学生读些有关人在生物学上死亡后生存的材料。不过在课堂上,我绝口不提两例死亡体验。事实上,我采取了观望态度。我想如果这些说法是非常普通的话,那么我只要在哲学讨论中引出生存的一般话题,并对此表示同情,再稍等片刻,我自然可以听到更多。令我惊讶的是,在几乎每个有30名左右学生的班上,我发现至少有一名学生在课后会找上我,讲述一段自身的濒死体验。

自从我萌发了兴趣后,发现别人说给我听的竟是如此相同,这使我着实非常惊讶,事实上,这些讲述者的宗教、社会和教育背景是异常的多样。到我在1972年进入医学院后,我已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体验案例,我开始对我的医学界熟人提及我所从事的非正规研究。到后来,有一位朋友说服了我,我便给某一医院协会送交了一份报告,接着我便公开作报告了。我又一次发现,在每次报告后,总有人会走过来告诉我他自己的一次体验。

由于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使我日渐出名,医生们开始将他们救活的人员介绍给我,而后者又告诉了我不同寻常的体验。还有一些人,他们在报上读到了有关我的研究的文章后,以写信的方式讲述了他们的体验。

目前,我所知道的这一现象的案例约有150个,这些我已研究了的体验可明确地分成三类:

(1) 被认为、被判定或被宣布为临床死亡但随后又得以复活者的体验;

(2) 在事故、重伤或疾病中非常接近肉体死亡者的体验；

(3) 死者在死亡过程中对在场者所讲述的体验，这些在场者后来又将死亡体验的内容转告了我。

对来源于150个案例的大量材料，自然要作一番选择，部分的选择是有目的的，例如，虽然我发现第三类案例极好地补充和吻合了前两类体验，但对其中的绝大部分，我还是忍痛割爱了，原因有两点：一是这么做有助于减少用来研究的案例数目，以便更容易地处理其他案例；二是便于我尽可能严格地使用第一手材料，在这些材料中，第一类案例（其间均发生了明显的、真正的临床死亡）无疑比第二类（其间只发生了与死亡的冲撞）更富有戏剧性。每当我公开作报告时，“死亡”的插曲也的确总是最吸引人的。新闻界的报道有时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第一类案例是我研究的唯一材料。

然而，在选择用于本书的案例时，我已避免试图仅仅研究那些发生“死亡”之事的案例，因为第二类案例与第一类没有不同，前者倒是后者的连续统一体，这在将来是显而易见的。同样，虽然这些濒死体验本身异常雷同，但是它们的环境和它们的叙述者各种各样，绝不相同。因此，我尽力选出部分足以反映这种多样化的体验作为一种样本。记住了这些限定后，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死亡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这是就我日前能发现的情况而言的。

第二章 死亡体验

尽管濒临死亡的情况各不相同，具有这类体验者的类型也大有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对这些体验本身的叙述中，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各种报告里提到的类似点是如此之多，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 15 个方面来，它们在我收集到的大量记叙材料中，多次反复出现。以这些类似点为基础，我现在就来对这种体验作一简短的概括，这种体验在理论上是“理想的”或是“完全的”，它包括了各种共同方面，下面即按其出现先后的一般次序作一说明。

一个人将要死了，在他肉体的痛苦达到极点时，他听见医生宣布他已死亡。他开始听到一种令人不安的噪音，一种响亮的铃声或是嗡嗡声，同时他感到自己非常迅速地沿着一条又长又暗的通道移动。在这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脱离了自身的躯体，但是仍然处于直觉的自然环境中，他隔了一段距离在观察自己的躯体，好像自己成了一个旁观者。他从这一特别的有意识任

来观看这一寻求复活的奋力挣扎，情绪上处于剧烈波动的状态。

过一会儿，他的心绪平静下来，对这种奇特的情况比较适应了。他注意到自己依然还有个“体”，但这个体具有一种不相同的性质，同他遗弃的那个有形体相比，他所具有的力量是极为不同的。不一会儿，别的景象开始出现了。有人过来看他，给他一些帮助。他瞥见那些已经死去的亲戚、朋友的灵魂，一个他以前从未遇见过的、可爱而又热情的灵魂——一个光的存在物——在他面前出现。这一存在物用无言的方式向他提问，让他来评价自己的一生，把他一生中经历的主要事件作一全景式的快速播放。在某一点上他发现自己正在朝着某种关卡或边界走去，显然他代表的是现世与来世之间的界线。然而他又觉得自己必须回到人世间去，他的死亡时刻还没有来到。此时他开始抵制、抗拒，因为到现在为止，他对来世的体验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并没有想回到现世来。他沉浸于强烈的喜悦、爱恋和平静的情绪之中。尽管他持这么一种看法，但是他还是同自己有形的躯体和生命再次结合在一起。

后来他想把这一切告诉别人，但是却觉得很难表达出来。首先，他在人类的语言中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些非尘世间的奇特经历。他还发现别人都嘲笑自己，于是他不再同别人谈起这一切了。但是这种体验极大地影响着他以后的生活，尤其是他对死亡、对死亡与生命的关系的看法。

我们必须记住，上面的叙述并不代表了某一个人的实际体验。这只不过是一种“模式”，概括了许许多多讲述者体验中的共同部分。我在此作一介绍，只是为了让读者对死亡中的人可能经受的体验有一个初步的、总的印象。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括，而不是某一实际体验的介绍，因此在本章里我将对每一个共同点作一详细的探讨，同时提供大量例子。

不过，在开始之前，需要说明几个事实，这样，我下面对死亡体验的进一步解说，就可显示出一种合理的关系结构。

(1) 尽管各种各样的介绍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并没有哪两种是完全一致的（尽管有一些是相当接近的）。

(2) 我发现没有一个人仅仅报告了上述综合体验中的一个方面。许多人都提到经历过其中的多数方面（就是说，15个体验中8个、甚至更多的体验），有的甚至多达12个。

(3) 在人们给我的报告中，在每一个有关这类体验的叙述中，并不是人人都提到了综合体验中的所有各个方面。但是，它们当中有几个是很具有普遍性的。

(4) 在我的抽象模式中，并没有哪一个方面仅见于某一个介绍中，每一种体验都见于许多的描述之中。

(5) 上面我简略勾画的一个濒死者经历的死亡各阶段，同我提出的“理论模式”或许不尽一致。例如，许多人说，在他们脱离自己的有形体之前、或几乎是同时，看见了“光的存在物”，而不是如“模式”中提到的在这之后的某一时刻。不过模式中的死亡阶段出现的次序是典型的，完全相反的情况是很少的。

(6)一个濒死者经历这一假设的、完全的死亡体验程度有多深，似乎要看这个人实际上是否在经历明显的临床死亡，如果是的话，他处于这一状态的持续时间又有多长。一般说来，那些“死了”的人，比那些只是临近死亡的人，似乎有着更丰富、更完全的体验，而那些“死亡”时间较长的人，比起“死亡”时间较短的人来又有着更深刻的体验。

(7)我曾同这样一些人谈过话，他们被宣布为死亡后又复活了，他们恢复知觉后说，没有这类体验。真的，他们说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死亡”什么都不记得了。有趣的是，我也和好几个有这类体验的人谈过话，他们在相隔多年的不同时间里，几次被明确认为临床死亡，他们说，在其中一次“死亡”中并没有感受任何体验，而在另一次则有相当深切的体验。

(8)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写的材料主要来源是报告、说明或者叙述，它们是在我的访问中别人讲给我听的。因此，当我指出抽象的、“完全的”体验的某一方而没有出现于某一叙说中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没有这一方面的体验。我不过是说，这个人没有告诉我有过这一体验，或者是，这一体验并不一定来自于他对自己所经历的叙述。现在，在这些限定下，我们来看看死亡体验的一些共同的阶段和具体事例。

第一节 难以名状

我们对语言的一般理解，有赖于具有共同体验的广大集体的存在，而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一集体。这一情况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使得下面要开展的讨论变得复杂了。那些濒死者所体验的事情，恰在我们共同享有的体验之外，因此不难想见，在他们要表述自己的体验时，便会有某些语言上的困难。事实上，情况正是这样。有过这类体验的人一致认为，他们的体验是不可言喻的，也就是说，“难以形容的”。

有许多人都这么说过：“实在是没有语言能表这出我要说的东西”，或是“没有什么形容词、最高级的词能够把这一切描述出来。”一个女子直截明了地对我说：

这会儿我想把这一切告诉你，可是有一个真正的难题，因为我知道的所有词语都是三维的。在我回顾这一切时，我一直在想，“是呀，在我学几何时，他们一直告诉我只有三度空间，我就一直接受这种看法了。但是他们错了。才不止有三度空间呢。”当然，我们的世界——我们眼下的这一世界——的确是三维的，不过来世肯定不是这样。我之所以很难告诉你这一切，原因就在这里。我只能用带有三维性的词语来描述给

你听。我能做到的唯有如此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恰当。我实在没法给你描绘一幅完整的图像。

第二节 听到消息

有许多人都讲到过，他们听到医生或是身边的人明确宣告他们死了。一位女士这么对我说：

我在医院里，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于是，给我看病的詹姆斯医生把我送到楼下放射科医师那儿去作肝区透视，这样可以找出病症来。起先，他们试验了一下准备注射到我手臂上的针剂，因为我患有多种药物过敏症。但是没有什么反应，他们便继续下去。但这一次他们把药剂注射完后，他们都惊呆了。我听见那位正在给我治疗的放射科医生走到电话机旁，他拨电话的声音我听得非常清楚。我听见他说：“詹姆斯医生，我把你的病人马丁太太给治死了。”可是我知道我没死。我想动动身子，想让他们知道这事儿，但是我无法动弹。在他们尽力抢救时，我听得见他们在说有多少 C.C.³的什么给了我，但是我感觉不到针头的刺入。我对他们的治疗没有丝毫感觉。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先前发过好几次心脏病的女子，

又一次发生了心力衰竭，这一回她差点丢了自己的命。她说：

突然间，我感到胸口一阵剧烈的压痛，就好像一根铁条猛然夹在我胸部中央，夹得紧紧的。我的丈夫和一位朋友听到我倒了下来，赶紧跑过来扶我。我发现自己处于深深的黑暗之中，透过黑暗我听见丈夫的声音，好像他是在很远的地方说话，“这回，这下子完了！”我的念头也是这样，“是的，是完了。”

一个年轻人在一次撞车事故中受了伤，人们认为他死了，他回忆说：“我听见一个在现场的女人这么说，‘他死了么？’另一个人说：‘是的，他死了’。”

这一类报告同医生和其他在场的人回想起来的情况颇为一致。例如，一个医生告诉我：

我的一位女病人在另一次手术前发过一次心脏病，我正要给她动手术。我就在那里，我看见她的瞳孔放大了。我们对她进行了抢救，但是过了一会儿还是无效，因此我想她完了。我同与我合作的另一位医生说：“我们再试一次吧，再不行就算了。”这一回，我们使她的心脏又跳了起来，她苏醒过来了。后来我问起她对自己的“死亡”还记得什么。她说她只听见我说“我们再试一次吧，再不行就算了”，别的就记不起来了。

第三节 安宁平静的感觉

许多人描述过在他们经受的体验的早期阶段，有过极为愉悦的情绪感觉。一个男子在头部重伤后，他的各个生命特征已察觉不到了。他后来说：

在受伤的瞬间我有过那么一阵短暂的痛苦，但是随后一切痛苦都消失了。我感觉自己在暗洞洞的空间飘浮。天气冷极了，不过在这黑暗之中我唯一的感受是温暖，是我从来未有过的极端舒适。……我记得自己一直在想：“我一定死了。”

一个心脏病发作后被抢救过来的女子说：

我开始经历那极为美妙的感觉。除了安宁，舒适，快活——除了平静，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觉得一切烦恼都离我而去，我自忖道：“这一切是多么平静安宁呵，我没有丝毫痛苦。”

另一个男子回忆说：

我只有一种美好的幽静、安宁的感觉。……这真

美,我的心绪是如此宁静安逸。

一个在越南负伤后“死亡过”的人说,在他被击中时他感到:

一种强烈的放松感觉。没有任何痛苦,我从来没感到如此放松过。我觉得很平静,这一切真好。

第四节 噪 音

据报告,在许多案例中,在死亡或临近死亡时,会出现各种异常的听觉现象。有时候这类声音使人极为不快。一个在动腹腔手术时“死亡”了20分钟的男子描述说,“一个实在是难听极了的嗡嗡声从我的头脑里发出来。这声音使我难受极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噪声。”另一个女子告诉我,在她失去知觉时,她听到“一种很响的铃声,也可以说是一种蜂鸣音。我好像在飞旋打转一般”。我还听到人们把这类讨厌的感觉描述为一种响亮的滴嗒声、吼叫声、砰砰声以及一种“像风一样的嘘嘘声”。

在其他案例中,这种听觉效果似乎以较为令人愉快的音乐形式出现。例如,一位男子在送到医院后被判断为死亡,后来又被救活了,他在谈到自己的死亡体验时说,

我听到一种似乎是叮当的铃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就好像是随风飘来的。它们听起来就像日本的风铃声。……我不时听到的只有这种声音。

一个差点死于内出血及血液凝固障碍的青年女子说，在她虚脱的时候，“开始听到一种音乐声，一种庄严的、实在是非常美妙的音乐”。

第五节 黑暗的道通

伴随着噪音同时出现的感觉往往是，人们感到被飞快地拉过某种黑暗的空间。有许许多多的字眼被用来描述这种空间。我听到人们说起过的就有：一座洞穴，一口井，一条水槽，一圈封地，一条通道，一口通风井，一条真空管道，一片虚无空间，一条下水道，一座山谷，一个圆柱体，等等。尽管人们使用不同的词语，但很显然，他们都在试图表达某种想法。我们来看看这两例叙述，这里“通道”的形象相当突出。

这是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我才9岁时发生的。那是在27年前，但这经过是那样令人吃惊，我到现在一直没能忘掉。一天下午，我得了重病，他们立即把我送往最近的那家医院。等我到了医院，他们决定准备让我

睡过去，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因为我还太小了。那时候他们用的是乙醚，他们把它洒到一块布上，然后用布片盖住我的鼻子，这么做了以后——后来他们告诉我，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候我并不明白我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但不管怎样，当这情况发生时，我经历了这样一种体验。嗯，发生的第一件事是——我就照我当时感觉的来描述——我听到这样一种铃声响，滴铃铃铃铃铃——滴铃铃铃铃铃——滴铃铃铃铃铃，很有节奏。然后我们沿着——你们会以为这是离奇古怪的——沿着长长的黑暗的地方移动，它看上去就像下水道什么的，我很难把它给你们描绘出来。在这个噪音、这种铃声伴随下，我一直移动着，弯弯扭扭向前移去。

另一个提供情况者这么说：

我对局部麻醉有很强烈的过敏反应，于是我停止了呼吸——我还有呼吸抑制的毛病。随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是——它来得很快——我以极快的速度穿过这个暗暗的、黑黑的真空管，我想你可以把它比作一个通道。我觉得好像是在游乐场里乘着翻滚滑翔车，以极快的速度穿过这个通道。

在一场严重的疾病中，一个男子几乎都快要死了，他瞳孔放大，身体开始冷了下来。他回忆说，

我处于一个极黑极黑的空间里，很难形容并解释它，但是我感到好像正穿过黑暗，在真空管道中向前移去。然而，我的意识是很清楚的。它就像一个圆柱体，里边没有空气。那是一种处于地狱边境的感觉，好像身子一半在这里，一半在别的什么地方。

一个曾经因严重烧伤和跌落而“死”过好几次男子这么说：

我有一个星期处于休克状态，在这段时间里，我会突然间陷入到黑暗的真空中去。就好比我在哪里呆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空间飘浮、翻滚。……我完全为这片真空迷住了，想不起任何别的什么来。

一个男子在他小时候经历过那种体验之前，曾经对黑暗很害怕。然而，在一次因自行车交通事故引起的内伤使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

我感到我在穿过一座又深又暗的山谷。这黑暗是如此地深不可测，我根本就看不见任何东西，但这是你能够想像到的最奇妙、最无任何忧虑的体验。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女子患了腹膜炎，她说：

我的医生已经叫了我的兄妹来和我见最后一面。

护士给我注射了一针，让我更安宁地死去。医院里我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遥远了。随着这一切退去，我的头钻进了一条狭窄的、非常非常黑暗的过道。我的身体似乎刚刚能钻进去。我开始朝下面一点、一点、一点地滑去。

一个女子在一次交通事故后差点死去，她从电视片里找到了一个类比的例子。

有那么一种彻底的平静安宁感，我毫无恐惧，发现自己在一条通道里——一条同心圆通道。过了不一会儿，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题目是《时间通道》，在那里，人们通过这条螺旋形的通道追溯往昔。嗯，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与它最相近的事儿了。

一个险些面临死亡的男子作出的是另一不同的类比，这一类比同其宗教信仰背景有关。他说：

突然，我来到一座非常暗、非常深的峡谷。似乎那里有一条小径，可以说是一条道路穿过峡谷，我正沿着这条路线走去……后来，在我身体复原后，我想到了这点：“这会儿我明白了《圣经》里说的‘死荫的幽谷’^①是什么意思了，因为我去过那里。”

① 《圣经·诗篇》第23篇第4节。

第六节 脱离躯体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明白的一个常识是，把自己同自己的躯体等同起来。当然，我们也认为自己是具有“精神”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精神”比我们的躯体更为短暂。所谓“精神”，实际上可能不过是大脑中电和化学活动的结果，而大脑只是人的躯体的一部分。对大多数人来说，存在就意味着他们所习以为常的有形体，除此以外的任何存在方式，甚至连想像一下都不可能。

我访问过的那些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在他们经历濒死体验之前，同一般的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一个濒死者在急速穿过黑暗的通道时，为什么常常会大吃一惊，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在这时候，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是在体外的某一处观看自己的躯体，好像他是个“旁观者”或是“屋里的第三个人”、或是“在一出戏”或“一场电影中的前台”观看人物和剧情的发展。我们来看看几个叙述的片段，它们都描绘了这类不可思议的、脱离身躯的体验。

我17岁那年，和我哥哥在一家游乐场工作。一天下午，我们决定去游泳，有好几个青年小伙子和我们一起去。不知有谁说了，“我们游过湖去吧”。我以前好多次横渡过这个湖泊，但这回不知怎么的，我几乎是在

湖的中央沉了下去。……我一次又一次浮上来沉下去，突然间，我觉得好像脱离了自己的躯体，脱离了别人，独自一人在空间。虽然我停稳在同一个平面，但我看见自己在水中的躯体是在三四英尺以外，浮上沉下挣扎着。我从后边、从稍微靠右的地方看着自己的躯体。我依然觉得自己有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尽管我是在自己的躯体外面。我有一种飘渺自在的感觉，那几乎是难以形容的。我感到自己轻如一根羽毛。

一位女子回忆说：

约在一年前，我因为心脏病被送到一家医院治疗，第二天早晨，我躺在病床上，胸口感到一阵非常剧烈的疼痛。我按了下床边的铃，叫护士过来。她们来了，开始对我进行抢救。我觉得仰面躺着很不舒服，于是就转过身去。可就在我这么动时，我停止了呼吸，心脏停止了跳动。正在这时候，我听见护士大喊：“危急！危急！”在她们这么喊叫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脱离自己的躯体，在床垫和床边的横档之间滑了下去——实际上真好像我是穿过横档的——一直滑到地板上。然后，我开始慢慢地向上飘去。我朝上移动时，看见更多的护士进了病房——一定有十几个。我的医生正巧在医院里巡诊，她们去叫他，我看见他也进来了。我想：“真不明白他在这儿干吗。”我向上飘过灯光装置——我从侧面看，看得很清楚——然后我停了下来，就在天花板下面

飘浮着，往下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张纸片，被人吹到了天花板上。

我就在那里看着他们对我进行抢救！我的躯体躺在那里，在床上伸展着四肢，我看得很清楚，他们都站在那个躯体周围。我听见一个护士说：“啊呀，我的上帝！她完了！”另一个护士弯下身子，给我进行口对口呼吸抢救。她这么做的时候，我正看着她的头的后部。我怎么都忘不了她的发式，她头发剪得挺短的。就在这时，我看见他们把一台机械推了进来，他们把起搏器按到我的胸口。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看见自己整个躯体从床上弹了起来，我听见自己躯体里的每一根骨头发出吱嘎的响声。这真是太可怕了！

当我看着他们在下面捶击我的胸部、在我的手臂、腿部上按摩时，我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忙乱？我这会儿不是很好嘛。”

一位年轻的提供情况者说：

那是在大约两年前，我刚 19 岁。我驾着自己的汽车把一位朋友送回家去。就在我把车开到城里这个交叉路口时，我停了下来，看看两边有没有来往的车辆，但是什么都没看见。我启动车子开上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我听见我的朋友大声叫了起来。我应声看去，只见一阵眩目灯光，是一辆急速向我们驶来的轿车前灯。我听见了这可怕的响声——汽车的一边塌了下去——

就在霎那之间，我似乎穿过一片黑暗，一片封闭的空间。速度真是快极了。然后，我好像飘荡在大街上面约五英尺高的地方，我想距离汽车约有五码远，我听见碰撞的回声渐渐消失了。我看见人们奔了过来，围住了汽车，我看见我的朋友被抬出了汽车，显然他已经休克了。我看得见，在这么多人当中，我那受了重伤的躯体，我看得见他们正在把我抬出来。我的两条腿都断了，浑身都是血。

人们不难想见，那些发现自己处在这类窘境中的人，他们的头脑里会闪过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思想感觉。许多人觉得脱离自己的躯体的念头是多么不可思议，甚至在他们经历这一体验时，他们在观念上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没有将此与死亡联系起来。他们对正在经历的一切觉得茫然：他们怎么能够突然之间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从远处看到自己呢？

对这种奇异状态的情绪反应是不大一样的。多数人报告说，最初，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回到自己的躯体里面去，但是他们对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则毫无所知。别的人回忆说，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几乎是异常惊恐。不过，也有的对身处困境的反应较为积极乐观，如下面这一介绍所说的：

我病得很重，医生把我安排住到医院里。这天早上我的周围聚集起浓密的灰雾，我脱离了自己的躯体。

在我感到自己脱离躯体时，有一种飘浮的感觉，我回头看，看得见自己躺在下面的床上，但我并不害怕。很平静——非常安宁、静谧。我丝毫不觉得烦乱、恐怖。那是一种镇静的感觉，是一种我并不感到可怕的情绪。我感到或许我就要死去了，我觉得如果我不能回到我的躯体里，我可能会死去的。

同样差别很大的是，不同的人对他们与之脱离的躯体的态度。人们报告中常见的是对自己的躯体关切的感觉。一个年轻女人，在她经历这种濒死体验时还是个护校学生，她的恐惧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这真有点儿好笑，我知道的，但是在护士学校时，他们向我们灌输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躯体捐献给科学。哎，在这整个期间，当我看着他们努力让我重新开始呼吸时，我一直在想：“我可不要他们把这个躯体用作尸体解剖。”

我听到过另外两个人，在他们发现自己脱离了自己的躯体后，也有过完全一样的关切心情。有趣的是，这两个人也是从医的——一个是内科医生，另一个是护士。

在另一个案例中，这种关切以懊悔的形式出现。一个男子从楼上跌了下来，伤得很重，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后来回忆说：

有个时候——现在我知道了，是我躺在床上的那个时候——但是我真的能够看见床、看见给我动手术的医生。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但是我看着自己的躯体躺在床上。当我看着自己的躯体，看见它一片血肉模糊，我觉得真不好受。

有好几个人告诉过我，他们对自己的躯体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下面这则例子就很突出。

伙计，我真的没想到我看上去是那个样子！你晓得，我只习惯于从照片或是从镜子中看见自己，那里面看上去什么都是平的。但是突然间我——或者说我的躯体——就在那里，我还看得见它。我确确实实能看见它，从五英尺远的地方看到躯体全部。我过了好几分钟才认出我自己来。

在一个讲述中，这种陌生感以一种较为极端的、幽默的形式表示出来。一个男性内科医生告诉我，他在临床“死亡”期间，是怎样在床边看着自己的尸体，它已经像人体死了以后那样显出一片灰白色。他又绝望又慌乱，他想决定该怎么来对付这事情。因为他觉得非常不安，他先决定走开再说。年轻时候，祖父跟他说过鬼怪故事，但是奇怪的是，他“并不喜欢跟这个看上去像死人的尸体在一起，——哪怕就是我自己！”

在另一个极端，有的人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躯体完全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例如，一个女子心脏病发作，她觉得自己肯定要死了。她感到自己被人从自己的躯体里拉到黑暗中去，非常快地离去了。她后来说：

我根本没有回头去看自己的躯体。哎，我知道它在那里，肯定在的，我看得见它是什么样儿。但是我不想去，一点都不想，因为我知道在我的一生里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会儿我注意的是另一个天地里的事情。我觉得，回头去看我的躯体就等于在回顾我的过去，我决定不这么干。

情况相似的是，一个姑娘在一次汽车失事中受了重伤，她在谈到那时经历的、脱离身躯的体验时说：

我看得见自己的躯体在汽车里和挤作一团的人们叠压在一起，但是，你要知道，我对它什么感情都没有。它就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甚至只不过像个什么物体。……我知道它是我的躯体，但是我对其没有感情。

尽管这种脱离躯体的状态奇异恐怖，但是它是如此迅速地发生于濒死者身上，因此他要过好一会儿才能渐渐体会到他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意义。他可能脱离自己的躯体一段时间，在他认识到自己在走向死亡、甚或已经死了之前，他极力探寻发生在他身上、又在他心里飞逝而过的一切事情的意义。

等到他认识了这一点，一种强烈的情绪力量可能随之而来，激起一些惊人的念头。一个女人记得自己曾这么想，“啊，我死了！我多么好啊！”

一个男子说，他当时是这么想的：“这一定就是他们说的‘死亡’了。”甚至在认识到这一点时，还同时具有困惑的情绪，甚至不同程度地拒绝接受这一状态。例如，一个男人记得他想起了《圣经》上“七十”^①年的允诺，因而抗议说他才“刚刚过了20岁”。一位年轻女子在告诉我时便流露出这样强烈的情绪：

我以为我死了，我并不为自己的死去感到遗憾，但是我不清楚我该往哪里去。我的思绪、我的意识似乎好像都依然活着，但是我就是弄不出个头绪来。我一直在想，“我该往哪里去？”“我应该去干什么？”还有“我的天，我竟死了！我真难以相信！”因为你从来不真正相信（我不这么想），你不完全相信你会死去。这种事总是应该发生在别人身上，尽管你晓得这个，你从来没有真正深信过……所以我决定我就一直等到一切兴奋激动消失以后，等到他们把我的躯体搬走，然后再看看能否弄明白从那里再往哪儿去。

在我研究过的一两个案例中，那些濒死者的灵魂、精神、意识（你怎么称呼都行）从他们的躯体里被解放了出来，他们回忆说，他们不记得在解脱后是处于何种形式的“躯

^① 《圣经·诗篇》第90篇第10节。

体”里。他们觉得自己似乎只是“纯粹”的意识而已。一个男子说,在他的体验中,他觉得自己似乎“能看见周围的一切——包括躺在床上的自己的整个躯体——不占据任何空间”,就是说,他似乎只是个意识点。还有几个人说,在脱离了自己的躯体后,他们是否仍在某种形式的“体”内,这点已经记不起来了,因为他们完全为周围发生的事情所吸引。

但是,我的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人则报告说,在他们脱离自己的躯体后,便发现自己又附于另一个体上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即刻便处于一个极为棘手的领域了。这个“新的体”是死亡体验两三个方面之一,在这些方面,人类语言的贫乏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几乎所有告诉我有过这个“体”的人,都会一时间变得很失望,他们说:“我没法把它形容出来。”或者即使说了,但还是表达不清楚。

不过,对这个体的各种说法,有一点是很相似的。因此,虽然不同的个人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作出不同的类比,这些互异的表达模式又似乎归入同一个范畴。各种报告里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对新体的一般性质和特征的看法是很一致的。因此,从现在起我开始采用“精神体”这个词语,它既较好地概括了这种体的性质,而且事实上早已为我的调查对象所使用。

濒死者往往首先是因为看到自身的种种局限才意识到精神体的存在。在他们脱离自己的躯体时,尽管他们极力想告诉别人他们所处的困境,但是看来没有人听见。下面一位妇女讲述的体验片断,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在呼吸停止时,立即被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

我看见他们在对我抢救，这真奇怪。我处的位置不很高；我好像就在一个支座上，但并不比他们高多少，不过就是在上方俯视他们。我想跟他们说话，但是没人听得见我，没人愿意听我说。

复杂之处在于，除了周围的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以外，不久，这个精神体中的人便发现，别的人甚至都看不见他。在他躯体周围的医务人员以及其他或许直楞楞地看着他、盯着他的精神体所在的地方，却没有丝毫迹象说明他们看见了他。他的精神体也缺乏完整性；周围的物体似乎能轻易穿过精神体，他却不能抓住他想去触摸的任何物体和人体。

医生和护士的手在我的躯体上挤压着，想让我的心脏跳起来，使我恢复知觉，而我一直在跟他们说：“让我去吧。我要的就是你们别来管我，别在我身上挤压了。”但是他们听不见我的话。于是我就试图把他们的手推开，不让他们在我身上挤压，但是事情依然如故。我什么都做不了。那就好像——我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没法推开他们的手。看上去好像我碰着了他们的手，想把这些手推开——然而在我这样做时，他们的手依然在我身上。我不清楚我的手是穿过，还是围着我的躯体，还是怎样。在我要推开他们的手时，我感觉不到有任何压力。

或者：

人们从各个方向走来，走到失事的地方。我看得见他们，我在很窄的通道中央，总之，他们在走过来的时候，似乎都没注意到我。他们只是眼睛盯着前面不断走着。在他们离我很近很近时，我想转过身去，让个道，但是他们穿过我的身体走了过去。

不仅如此，还常常有报告说，他们的精神体是没有重量的。像上面的举例所显示的，大多数人是在他们发现自己飘浮到屋顶的天花板上、飘到空中时，注意到这一点的。许多人在谈到他们那新体时，便提到“飘浮的感觉”，“失重的感觉”，或是“游荡的感觉”。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躯体有多种知觉方式，它们告诉我们，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我们的身体及其各部分在空间的位置，以及它们是否处于动作状态。当然，在这方面，视觉和平衡感是很重要的，但是还需要另一种相关的感觉。运动觉即是我们的运动感觉，对我们身上的腱、关节和肌肉的紧张感觉。通常我们并不注意运动觉传递给我们的知觉，因为由于持续不断的使用，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觉变得麻木了。然而，我怀疑，如果它被突然切断的话，人就会即刻感觉到它的丧失。而且，事实上，好几个人跟我说起过，在他们处于精神体中时，便意识到了体重、身体的运动、方位感等具体感觉的缺失。

精神体的这些特征，初看起来似乎是种局限性，但同样

也可以看作是局限性的消失。这样来想一想吧：一个具有精神体的人在与周围人们的关系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有利地位。他能看见、听见别人，别人却不能看见、听见他（许多间谍会对这种地位感到妒忌）。同样地，虽然他接触的门槛似乎穿过了他的手，但这实在无甚紧要，因为他不久便发现他完全能穿门而过。一旦懂得了此中奥妙，在这种状态下旅游会变得出奇地容易。有形的物体不成为障碍了，从一处向另一处的移动速度可以变得极快，瞬间即可抵达。

此外，尽管对具有躯体者的知觉度丧失了，所有经历这一体验的人都一致认为，精神体确是存在的，尽管如此，他们却无法对此作出描述。他们认为，精神体是有某种形状和样子的（有时是球状的，或是无定形的云块状，有时却同躯体的形状一致），甚至有肢体（同手臂、大腿、头等等相似的投影或表面）。甚至在一般报告中说的外形是圆的情况下，人们常常提到它有两头，有确实的顶部和底部，以及前面提到的“肢体”。

对这个新体的描绘，我听到过许多不同的字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例子中有着相当接近、一致的看法。不同的调查对象使用的词语当中，包括雾霭，云朵，像烟雾状的，雾气，透明的，五彩缤纷的云块，飘渺模糊的，能量形状，及其他意思相近的字眼等等。

最后，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这种脱离身躯体验的无时序性。许多人说，虽然他们不得不用时间性词语（因为人类的语言本身就是带时间性的）来描述他们在精神体状态下经历的事件，时间在他们的体验中确实不像实际生活中那

样是个必然的组成部分。下面选载的几段是从我的五次采访中摘录的，它们提供了精神体存在中部分奇异经历的第一手材料。

(1)我在一个弯道处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汽车离开路面，飞到了空中，我还记得看见那蓝天，看见汽车翻落到一条沟里。在汽车离开路面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出事了。”就在这时候，我就那么失去了时间感，就我的身体而言，我失去了躯体存在的感觉——我与自己的躯体失去了联系。我的存在、我自己或是我的灵魂，随便你怎么去叫它都行——我似乎感觉到它从我躯体中升起来，穿过我的头部而去。而且它决不会碰着什么，它就好像往上升去，越过我的头顶。

……。

〔我的“存在物”〕感到它有一种密度，可以这么说，但不是物质的密度——有点儿像波浪什么的，我也说不清楚，我猜是吧；不是一般那种物质的，几乎好像是填充了什么，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是它觉得好像连着什么。……它很小，它觉得好像是圆形的，没有确定的轮廓。你可以把它比作一朵云彩。……它几乎好像就在自己的范围中……

在它脱离我的躯体时，似乎是大的一头先离开，小的一头最后离去。……那是一种非常轻、极其轻的感觉。我的〔有形〕体一点不紧张；这种感觉是完全独立的。我的身体没有重量……

我的全部体验中最惊人的一点是，在我的存在物悬在我头的前部那会儿。那几乎好似它在考虑究竟是离去还是停下来，似乎就在这时候时间停止了。在事故发生开始和结束时，一切都移动得这么快，但是就在这一特定的时刻，在这一间隔里，在我的存在物悬在我的上方，汽车正在越过堤岸时——好像汽车过了好长时间才到达那里，在那段时间里，我与汽车、那场交通事故、还有我自己，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与我的头脑才有关系……

我的存在物没有了物质的具体特性，但是我不得不用物质性的语言来说明。我可以用许许多多的方法，许许多多的词语来说明它，但是无论怎样总是不会很准确的。要说明白实在是太难了。

最后，汽车落到地面，翻了过去；而我呢，只不过头颈扭伤，脚擦破了点皮。

(2)〔当我从我的肉体出来时〕好像我真的脱离了自我的躯体，到了别的什么东西里面。我并不认为我什么都不是了。那是另一种体……但不是一般的人体。那是有些不同的。它不完全像人的身体，但也不是一大团什么东西。它有形状，但是没有颜色。我知道我还有些什么的，你可以把它们叫作手吧。

我无法作出描述。更吸引我的是我周围的一切——看着我在那儿的躯体，等等——因为我没去想我所在的那种体的形状。这一切似乎变得这么快。时间

真的不成为什么了——然而实际上它依然是。在你脱离自己的躯体后，时间似乎走得更快了。

(3)我记得被推进了手术室，以后的几个小时是关键的时刻。在这期间，我不断地从我自己的躯体进进出出，我可以从上面直接看到它。但是这么做时，我依然在一个体内——不是躯体，而是某个我最好把它叫作能量型式的东西。如果一定要我用语言把它形容出来，那我就说，它是透明的，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存在。然而，它确有不同的肢体部分。

(4)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我感到我好像是个圆的球，好像我本来就可能是一个小球体——好像是在这个圆球里边的一个小球。我实在没法给你描绘出来。

(5)我在自己躯体外面大约十码远的地方看着它，但我依然像平时生活中那样思考。我在思考的方位约在我正常的身体高度那个地方。我自己则并不在躯体里。我感觉得到什么，感觉到一种像——囊状物之类的东西，一种清晰的形状。我没能真正看见它；它好像是透明的，但也不能肯定。好像我就在那里——是一种能量，这么说吧，好像是个能量小球。但我真的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感觉——如体温等等。

在其他人的介绍中，他们简略地提到了他们的躯体和
新体之间形状的相近之处。一位妇女告诉我，在她脱离自己
的躯体时，“我依然感到一个完整的身体形状，大腿，手臂，
等等——尽管我处于失重状态。”一个在天花板下面某一
处看着对自己的躯体进行抢救的小姐说：“我依然在一个
体内。我伸展着四肢，向下看去。我活动着自己的腿，注意
到一条腿比另一条要暖和些。”

正像在精神状态下的行动不受阻碍一样，有人回忆说，
思维也同样如此。我曾经一再听人说起，一旦他们对新的
环境熟悉了以后，经历这一体验的人，其思维比原来进行得
更清晰，更迅速。例如，一个男子告诉我在他“死去”的时
候：

本来不可能做到的事，现在变得可能了。你的头脑
是如此清晰。这太好了。生来第一次，我能一下子看
透一切，解决一切问题，不需要在脑子里过第二遍。过
一会儿，我所体验的一切便以某种方式向我作出了解
答。

新体中的知觉同躯体中的知觉既相同又不一样。在某
些方面，前者的限制更多些。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运动觉就
没有了。在有几个例子中，人们报告说他们没有体温的感
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提到了“温暖”的舒服感觉。在
我所调查的案例中，没有人报告说在他们脱离自己的躯体
时有任何嗅觉或味觉。

另一方面，与一般情况下的视觉和听觉等一致的感官在精神体中依然完整存在，而且比起平时来灵敏度似乎有所提高，功能显得更为完善。一位男子说，在他“死亡”时他的视野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广阔，用他的话来说，“我真弄不懂，我怎么能看得这么远。”一个妇女回忆起这类体验时说：“好像这种精神感觉是没有限制的，好像我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种现象在下面的一则采访中，描述得尤其生动鲜明。这位妇女在一次事故后脱离了自己的躯体。

周围一片忙忙碌碌，人们在救护车周围跑来跑去。只要我想看谁，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我就像一架摄像机，完全好像通过变焦距镜头一样，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我的一部分——我就称它是我的心灵吧——依然在我刚才呆的地方。离开我的躯体好几码远。当我想看看距离远一些的哪个人，于是我的一部分，好像一架追踪器一样，径直到了那个人旁边。那时候我似乎觉得，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会即刻往现场露面。

处在精神状态下的“听觉”，看来只能是在类比意义上这么说了，多数人说他们实际上没有听到人的说话声或别的声音。相反，他们似乎是汲取周围人们的思想，而且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这种思想的直接传递，在死亡体验的后阶段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个小姐这么说：

我看得见周围所有的人，我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我听不见。不像现在我听你说话那样。那更好像是我直接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全部想法，但这只是在我的头脑中进行的，而不是以他们实际运用的语言为媒介。他们还没有开口说话，我就知道要说的是啥了。

最后，根据一个极为有趣的报告，对人的躯体的严重损伤似乎决不会对精神体带来什么影响。在这一案例中，一个男子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腿的主要部分，结果引起临床死亡。他知道这个，因为在医生动手术时，他隔着一段距离，很清楚地看见自己受伤的躯体。然而，在他脱离自己的躯体时，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是完整的。我知道这点。我觉得它是完整的，我感到我的一切都在那儿，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这种脱离躯体的状态下，一个人于是同别人隔离了开来。他能够看见别人，完全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是别人却既看不见又听不见他。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流，即使通过触觉，还是被有效地切断了，因为他的精神体缺乏稳固性。于是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便引起强烈的隔离感和孤独感，也就不奇怪了。正像一个男子说的，他看得见医院里他周围的一切——所有的医生、护士、从事其他各项工作的

人。然而，他却无法用任何方式同他们交谈，因此“我觉得极其孤独”。

还有许多人也向我谈起过此时压在他们心头的强烈的孤独感。

我的体验，我经历的这一切事情，是这么美好，但就是无法形容出来。我也希望别人和我一起在那里观看，我有一种感觉，我不可能跟任何人讲述我看到的一切。我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因为我希望别人在那里和我一起体验这一切。但是我知道没有别的人会在那里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在一个个人的世界里。那时我真的觉得很沮丧。

或者是：

我无法接触任何东西，无法同周围的任何人交流。这是一种可怕的孤独感，一种完全被隔离的感觉。我知道我完完全全是独自一人。

还有这么说的：

我觉得很惊异。我不能相信这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并没有像“呵，不，我死了，把我的父母抛在后边，他们会悲伤的，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那种关切、担忧的心情。我的心里根本没有这些念头。

我在整个期间都意识到孤独，真是非常孤独——好像我是别处到此地的陌生来客。似乎一切关系都给掐断了。我知道——那就好像没有了爱，没有了一切。一切都变得毫无感情——如此呆板、机械。我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不过，濒死者的孤独感，随着他进入更深的死亡体验，很快就消散了。比如，在某一时刻，别人过来给正处于过渡期的他提供帮助。这些人可能以灵魂的形式出现，多半是此人活着时就了解的那些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等。在我采访过的大量例子中，一个各方面很不相同的精神存在物出现了。在下面几节我们就来看看这类相遇。

第七节 遇见别人

有好几个人告诉我，在他们临死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有时在这一体验的早期，有时只是在其他几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附近别的精神存在物的出现，显然他们来这里是想让他们安然过渡到死亡，或者如另外两个例子所显示的，是来告诉他们，他们死的时候还没到，他们得回到原来的躯体中去。

我在生孩子的时候经历过这种体验。分娩过程非

常困难,我流了许多血。医生已没了信心,跟我亲属说我要死了。可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很警觉,就在我听见他这么说时,我知道自己正在苏醒。我这么想时,便意识到那些人都在,似乎共有好几十个,绕着手术室的天花板飞来飞去。他们都是我一生中认识的人,但是都已先我而去了。我认出了我的祖母和我读书时认识的一个姑娘,还有许多别的亲戚朋友。好像我主要只看见了他们的脸形,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他们都显得很愉快。这真是一个板令人高兴的机会,我感到他们是来保护我、指导我的。真好像是我要回家了,他们到那里是来迎接我、欢迎我的。整个时间里,我觉得一切都是轻飘飘的,美好的。这是个美好、光荣的时刻。

一个男子记得:

在我濒死前好几个星期,我的好朋友鲍勃被人杀死了。这会儿在我脱离自己的躯体时,我感到鲍勃站在那里,就在我旁边。在我的头脑里我看得见他,好像他就在那里,但是有点奇怪。我看不见他原来的身体形状。我看得见东西,但不是它们的具体形状,不过依然很清楚。这可能么?他在那里,却没有躯体。那有点像身体,我能够意识到它的每一个部分——手臂、大腿,等等——但是我并没有具体地看见它。那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我并不真要用眼睛去看他。再

说，我也没有了眼睛。

我一直在问他：“鲍勃，我现在上哪儿去？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死了还是怎么了？”可他一直没回答我，一句话都没说。但是，我在医院时，他就常常在那里，我就又会问他：“现在发生什么事了？”但他老是没有回答。然后有一天，医生说：“他要活下去。”他便离去了。我没有再看见他，不再感到他的存在。那真好像他一直在等呀等，等到我过了最后的关口，然后才告诉我，跟我详细讲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其他案例中，那些人遇到的灵魂并不是他们在过去生活中熟悉的人。一个妇女告诉我，她在脱离身躯的体验中不仅看见她自己的透明的精神体，还有另一个精神体，那是一个刚死不久的人的精神体。她不了解这个人，但是她提到时说的话却很有趣：“我看不出这个人或这个灵魂有多少年纪，一点都不知道。连我自己都没有了任何时间感。”

在少数几个事例中，人们相信那些他们遇到的精神体是“保护自己的灵魂”。一个男子被这样一个灵魂告知：“在你存在的这个阶段我给了你帮助，不过现在我要把你交给别人了。”一个妇女告诉我，在她脱离自己的躯体时，她发现那里有另外两个灵魂，他们自称是她的“灵魂保护者”。

在两个极为相近的事例中，他们告诉我，当时听到了一个声音，告诉他们还没有死去，不过他们必须回转去。其中一个这么说：

我听见一个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一种普通感官听不到的声音，在告诉我该去做什么——回转去——因此我对回到自己的肉体中去并不害怕。

最后，精神存在物可能以一种更无定形的形状出现。

在我死亡的时候，在这空虚之中，我在对人说话——不过，我不能说我是跟哪一个有身体的人说话。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周围确实有人，我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我知道他们在走动，虽然我根本不能见到他们。我不时地和他们当中的谁说话，但是我看不见他们。在我思忖这会儿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总会从他们其中的一个得到回答，说一切都好，说我正在死去，但我会好的。因此，我的情况一点都没使我担心。我问的问题总是会得到回答的。他们并没有使我的头脑一片空虚。

第八节 有 亮 光

在我研究过的这类事例中，最为不可思议的共同点、而且对个人影响最深的共同点，或许就是遇见极为明亮的光了。较典型的情况是，亮光最初出现时是暗淡的，但是很快

变得明亮起来,直到最后发出人间看不到的光辉。不过,尽管这一亮光(一般被描述为白色的或“清晰的”)具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光辉,许多人特别指出,这种亮光丝毫没有对他们的眼睛带来损伤,或者使人眩目,或者使得他们看不见周围的事物(或许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已没有“肉眼”可以被照得晕眩了)。

尽管这种光有这类异常的表现,但是没有人对下面这一点表示过怀疑,即它是一种存在物,一种光的存在物。不仅如此,它是同人一样的生命体。它还有非常明显的人格。从这一存在物放射到濒死者身上的爱和温暖是无法形容的,他感到自己完全被它所包围,为它所吸引,他感到自由自在,在这光的存在物前面为人所接受。他意识到这类亮光有一种无法抵御的、磁一般的吸引力,他不知不觉地迷恋上了它。

有趣的是,虽然上述的对光的存在物的描绘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每一个人对这种光的解释却是各不相同的,而且看来多半受到个人的宗教背景、教育及信仰等等的影响。因此,大多数受过基督教教育及信仰此教的人就把这一亮光看作是基督,有时为了证明他们的解释,还从《圣经》中寻出类似的例子来。一个犹太男子和妇女则把这种光当作“天使”。不过在这两个例子中,调查对象并不就把这一光的存在物说成是长着翅膀,弹着竖琴,或者是有人形状或面目了;出现的只是亮光面已。他们只是各自作出不同的理解,他们把这个存在物当作使者,或是卫士。一个在经历这类体验之前从未有过宗教信仰或教育的男子,则很简单地把自

己所看见的叫作“光的存在物”。同样的情况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小姐，显然她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必要把这个光叫做“基督”。

这个光出现不久，便开始同经历此体验的人交谈。显然，这种交谈同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精神体中的人如何“理解”其周围精神体的“想法”的情况一样，也是直接的。这里，人们再次声称他们没有听见人的说话声，或是来自于这一光的声音，他们也没有通过声音对这个存在物作出反应。相反地，人们说思想传递是直接的、不受阻碍的，用这样清楚明白的方法同光的存在物进行交流，是不可能发生误解或者对之撒谎的。

此外，这种没有阻碍的交流并不用某个人的本族语来进行，但是他能够完全理解、并且即刻就意识到。他甚至不能在复活之后，把他在临近死亡时所产生的想法、交流等，用现在他说话用的人类语言表达出来。

这种体验的下一阶段，清楚地表明了翻译这种未出口的语言的困难。这个存在物几乎立即把某种想法传递给了与它喜剧般相会的那个人。与我谈过话的那些人一般试着把这类想法用问题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这类翻译过来的问题中，我听到过的有：“你准备去死了吗？”“你下了决心去死吗？”“你一生中做了些什么可让我看看？”以及“在你充实的一生中你做了些什么？”前面两个强调的是“准备”，这同强调“成就”的后面两个问题比较起来，初看似乎有些不同的意思。不过，我认为每个人试图表达的都是相同的看法，这从一个妇女的叙述中得到了证明，她这么说：

他跟我说的第一件事是，他似乎是在问我，我是否已准备好去死，或者，我准备向他显示我一生中做了些什么。

此外，甚至对这类“问题”更为独特的表述，经过解释后，也显示出具有同样的力量。例如，一个男子告诉我在他“死亡”期间：

那个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这值得么？”这问题的意思是，我到那时为止的这一生对我来说是否有价值，它了解我那时知道的一切。

附带提一下，所有的人都坚持认为，这个问题给人的情绪带来的影响虽然是很深远的，但它并没有以谴责的方式提出来。大家似乎都同意，这个存在物并不是出于谴责或威胁向他们提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仍然感到来自这个光的全部的爱和欢迎的态度，而不管他们的回答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的中心似乎是使他们思考自己度过的一生，把这一切说出来。如果你同意的话，这可以说是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为了得到信息、回答，而是为了帮助被提问的人，使他走上通向真理的道路。我们来看几个关于这个奇异存在物的第一手说明材料。

(1) 我听见医生说，我死了，这时我开始感到我好像在翻滚，其实好像是在飘浮，在一个封闭的黑暗中飘

浮，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它。一切都是漆黑的，除了在那离我很远的地方看见了那个光。那个光点非常、非常明亮，但起先并不很大。随着我和它距离的接近，那束光越发变越大了。

最后我没法到光那儿，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基督，我努力想到达那一点。这种体验并不令人害怕。它或多或少是令人愉快的。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马上就把这个光同耶稣联系了起来，他说道：“我是世界的光。”^①我对自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是要死了，那我就知道了，最后，在那亮光中，是谁在等着我。”

(2)我起了身，走到门厅里，想去喝点什么，就在这时候，正像他们后来发现的，我的阑尾炎发作了。我变得极端虚弱无力，人倒了下去。我开始有一种飘游的感觉，好像我真正的自己在我的躯体里进进出出，还听到了美妙的音乐。我从门厅往下飘，出了门，来到一个上面有遮蔽的走廊。在那里，似乎是云彩，真是那粉红色的雾，开始把我包围起来，然后我就飘荡着经过那些屏障，好像它不存在似的，向上飞进了这纯洁、清澈、晶莹的光，明亮的白光之中。它是美丽的、灿烂辉煌的，但是并没有伤害我的眼睛。它不是地球上你能看到的任何亮光。在这亮光之中，我实际上没有看到人，然而它有一种特别的个性，肯定是这样。它是一种具有绝对悟性、绝对慈爱的光芒。

① 《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

这思想来到我的脑海：“汝爱吾否？”它不完全是以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不过我猜这亮光说的涵义是：“要是你真的爱我，那就回去吧，完成你在生命过程中开始的事业。”在这整个期间，我感到我似乎被一种强烈的爱和同情所包围。

(3)我知道我要死了，对此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没人听得见我。……我脱离了自己的躯体，那是肯定的，因为我看见自己的躯体躺在手术室的桌子上。我的灵魂出来了！开头这一切使我很不好受，但这时候，这个确实很明亮的光来了。开始它的确显得很暗淡，但一会儿就变成了强烈的光束。那正是一片巨大的光芒，完全不是那种明亮的大电筒光，那光真是太密集了。它向我发出热量；我感到很暖和。

那是明亮的、奶白色的——白色更多些。它极其明亮；我没法形容它。它照亮了一切，但是并没有妨碍我看见周围的一切——手术室、医生、护士，一切的一切。我看得很清楚，但是光并不眩目。

起先，光来的时候，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后来，它问——好像问我是否准备好去死。它好像在跟谁说话，但那里没有人。跟我说话的就是那束光，用声音说的。

这会儿我想，跟我说话的声音实际上知道了我并不准备去死。你知道，这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在考验我。然而，从光跟我说话的时刻起，我觉得真舒

畅——安全、为人所爱。来自这亮光的爱是难以想像、无法形容的。同这样的人在一起真是有趣！它还有一种幽默感——的的确确是这样！

第九节 回 顾

亮光的初次出现及其无声的深刻提问只是一个前奏，紧接着是极其强烈丰富的一瞬间，亮光给濒死者揭示出对其一生全景式的回顾。很明显，这亮光能够看见这种对死者一生的展示，因此，并不是亮光本身需要这种信息。他唯一的目的是引起回顾。

这种回顾只能被描述为记忆，因为它最接近为人们所熟悉的记忆现象，但是它又具有使它与正常类型的记忆区分开来的特点。首先，它是异乎寻常的迅速。据有些人说，从时间角度看，在回顾中出现的事件按时间顺序迅速地互相交替。另外有些人则说，他们所经历的回顾完全没有时间顺序，而是发生在瞬息之间，一切都同时出现，他们一下子尽收眼底。各人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似乎是一致的，那就是：这种经历以世俗的时间概念来衡量，可以说是瞬息之间就完成了的。

但是，我的调查对象一致认为，这种差不多总是被描述为由视觉形象组成的回顾虽然十分迅速，却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生动和具有真实感。有些回顾中出现的形象据说还是

闪色的、立体的，甚至是活动的。即使它们一闪而过，其中每个形象却都清晰可辨。看着这些形象，人们可能重新体验与这些形象有关的情绪和感觉。

我所访问过的有些人声称，尽管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他们以前做过的一切事情——从微不足道的到最有意义的——都会在回顾中出现。其他人则说他们所看到的主要是自己一生中的重大事件。还有些人告诉我，在经历了回顾阶段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甚至还能令人难以置信地回想起自己一生中那些事件的细节。

有些人把这个现象看作是亮光这种存在物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当人们回顾自己一生时，亮光似乎强调人生中两件事情的重要性，即学会爱别人和获取知识。让我们读一段关于这种现象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说明：

当亮光出现时，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关于你一生中做过的事情，你有什么可以对我说的吗？”或者大意如此的话。这样就开始了对往事的回顾。这时，我心想：“嗨，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时期。然后，我好像从自己的早年生活开始，一年一年地重新经历了自己的一生，直到眼下为止。

回顾所开始的地点也真使人感到奇怪。那是在我家附近，我还是孩子时经常去玩耍的那条小溪边上。还有从大约那时期以来的其他场景——和姐姐在一起的经历，关于邻居的事情以及我实际到过的地方。接着，我进了幼儿园。我记得拿到了一件自己真正喜欢的

玩具的那天。但是，它又被我摔破了，我为之大哭了一场。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件创伤性经历。我的生活一幕幕地闪过去。我记起自己参加女童子军去野营的情景，还记起在文法学校那些年的许多事。然后，我上初中。被选进学业优秀者协会真是个天大的荣誉，我记得自己被选上了。上完初中，又上高中，接着就毕业，上大学，一直到现在。

回顾中，这一件件事按我一生的顺序重现在眼前，是如此地生动。自己似乎就站在这些彩色的、立体的而且活动着的场景边上，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例如，当我看见自己摔破那件玩具时，我能见到当时的一切活动。但是，这不像是从我当时自己的角度看着这一切，我看到摔玩具的女孩是另一个人，就好比是在电影中看到的一个女孩，或者是在窗外操场上玩耍的那群孩子中的一个。不过，那是我。我看着还是一个孩子的我做所有这一切事情。这些事确实确实是我做过的，因为我还能记得它们。

当这些事情在我眼前一一闪回时，我实际上没有看到亮光的存在。当他问我做过些什么事以后就立即消失了，接着就开始了回顾。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我身边，带着我回到我的过去，因为我感觉到他的存在，听到他不时地发表议论。他想在每件回顾的事情里给我指出些什么。他不像是想看我做过的事——这些他已经知道——他只是从对我一生的回顾中挑出几件事来，放在我眼前，使我不得不起它们。

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强调爱的重要，特别是在牵涉到我姐姐的场合，因为我一直与她很亲近。他向我展示，有时候我对姐姐很自私，而有时候我对她显示出真正的手足之情，毫无私心。他还向我指出，我应该尽力想法帮助别人。然而，他这样做时对我毫无责备的意思。当他提到我有时候很自私时，他的态度也只是要我从中吸取教训。

他似乎对获取知识也很感兴趣，反复提到与学习有关的事情，强调说我应继续学习。即使他以后会再见我（到这时他已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再去他那儿），我对知识的追求也不应该停止。他说这是一个不停顿的过程，因此，我得到的感觉就是人死后学习也会继续。我感到，在回顾过程中，他不断地在教我。

整个过程是很奇怪。我身处其境，目睹这闪回的一幕幕场景。虽然这一切很迅速，却又使我有时间充分理解它。无论如何，这段时间不算长，我认为不长。似乎就是亮光出现，然后回顾开始，接着亮光又出现，前后不到5分钟，也许只有30几秒。不过，我不能肯定到底有多久。

只有一次我感到了恐惧。那是因为我担忧自己将不能圆满结束尘世的生活。但是，我很喜欢这次回顾，那真有趣。能回顾童年时代真让人高兴，几乎就像是重度了童年时光一样。这种回顾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必须指出的是,有些报告中提到,即使不出现亮光,也同样能产生回顾经历。不过,通常情况是,在亮光“指导下”进行的回顾往往是一种更强烈的体验。总之,不管亮光是否存在,也不管亮光是在人的实际“死亡”过程中还是仅仅在濒死阶段出现,这种回顾通常是相当生动、迅速和精确的。

在跌跌撞撞地走完那段长长的黑暗通道之后,我童年时代的所有想法,我的整个一生就在那通道的尽头一下子闪现在我眼前。我以为,那不能说是真正的画面,说是思绪倒更正确,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上。但是,它们确实就在那里。它们是同时出现的,我的意思是,不是一次只出现一个,忽隐忽现,而是所有一切同时出现。我想到母亲,想到自己做过的错事。当我看到自己小时候干的毫无意义的蠢事,想到自己的父母,我真希望自己没干过这些事,真希望能回到童年时期,一切重新做起。

在下面两例中,回顾体验并不是因临床死亡造成,而是由于生理性紧张或伤害:

事情来得很突然。我开始时有低热,感到不舒服大约两星期。但是到那天夜里,我的病一下子加重,感到越来越不行。我记得自己躺在床上,想把手伸给我妻子,对她说,我病得厉害。但是我发现动弹不了,而

且觉得自己陷进了一片黑暗。自己的一生却好像闪现在眼前。我似乎回到六七岁时，记起了自己上文法学校时的一位好朋友。从文法学校到中学、大学，然后又上牙科学校，一直回顾到操牙医业为止。

我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又想起还有一家老小要抚养。我要死了，却又想起一生中做过一些使我懊悔的事情，以及自己后悔尚未来得及做的另一些事情，真让我快发疯了。

我得说，这种回顾就像是在脑海中闪过的画面，但是要生动得多。我看到的只是其中醒目的部分。画面的交替是如此迅速，我似乎在几秒钟之内就纵观了自己的一生。它们闪现在我眼前，就好比一部高速放映的电影，但是我完全能看清它们，理解它们。只是这些画面没给我带来情感，因为我来不及去体验它们。

在这个体验中，我没有看见别的东西。除了出现的形象以外，就是一片黑暗。可是我肯定感觉到一个十分强大并充满爱心的东西在我身边，在整个回顾阶段中伴随着我。

那真有意思，当我恢复以后，由于这次体验，我能把我生活的每个阶段非常详细地告诉每一个人。这真是了不起的体验，但是很难用言词来描述，因为它发生得太迅速，可是又这样清晰。

一位年轻的退伍士兵这样描述他的回顾体验：

我在越南服役时受了伤,后来因伤重而“死亡”。由于这次经历,我才真正知道了死是怎么回事。我被六发机枪子弹打中,当时我毫不在乎。事实上,我受伤时内心倒感到一阵轻松。我非常平静,一点也不惊慌。

从被子弹击中时起,我的一生就开始图画似地在我眼前展开。我好像又成了婴儿。这一幅幅图画似乎展示了我整个一生。

我能够记起一切。每件事都是如此生动、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从能记得的最早事情起直到眼下的一切都飞快地从我身边掠过,时间短促。这决不是坏事;在回顾中我毫不遗憾,对自己也毫无贬责之意。

就我所知,这就像展示的一系列图片,就好比有人在我眼前飞快地放幻灯片。

最后,是一例极严重的精神危急症。病人濒临死亡,但是没有出现生理性伤害症状。

读完大学一年级后的那个暑假,我找了一份开卡车的工作。假期里,我得了一种一坐在驾驶盘前就想睡觉的怪病。一天清晨,我开着卡车跑长途,又打起了盹。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东西是竖在路边的交通标记,然后就睡着了。接着,就听见一片可怕的刮擦声和右外侧轮胎的爆裂声。由于卡车载重和剧烈摇晃,左轮胎也炸了。卡车一侧倒在路面上,朝大桥那边滑去。我吓坏了,因为我心里清楚出了什么事,知道卡车就要撞上

大桥了。

当卡车沿着路面滑行时，我想起自己以前干过的每件事。可是，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那些重要的事，我看得真真切切。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跟着父亲在海滩散步，当时我2岁。接着依次出现的是我幼年时的几件事。我想起了5岁时弄坏了一辆新的红色玩具车，那是我收到的圣诞礼物；想起了穿着妈妈买的鲜艳的黄雨衣上小学读一年级时的大哭大闹；想起了上文法学校的那些年，自己的每位老师以及每一学年中发生的突出事件。然后上初中，毕业后进一家杂货店干活。接着再上大学，一直回顾到上大学二年级前夕生病时为止。

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事飞快掠过我的心头，也许一秒钟也不到。然后一下子都过去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卡车，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成了天使。我使劲拧自己，想弄清楚自己是活着？成了鬼？还是怎么了？

卡车成了一堆废铁，而我身上却连擦伤都没有。我设法从车前部的驾驶室窗口那儿跳了出来，因为所有窗玻璃都碎了。当镇静下来时，我想，自己一生中这许多难忘的事竟然在这危急关头一下子闪过心头，真叫人奇怪。现在我也许能想起所有这些事，并讲述一番，但是那至少要化15分钟。可是，它们却自动地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掠过心头。真叫人吃惊。

第十节 界 线

在一些例子中，他们向我描述他们如何在濒死体验中似乎接近某种可以称作“界线”的地方或状态。在各个不同的描述中，这界线可能是一片水，一场浓雾，一扇门，一道横越田野的栅栏，或者仅仅就是一条线。尽管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性的，人们不禁还是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所有这些说法的背后是否可能存在某种基本的体验或见解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不同说法不过就代表了对同一个基本体验进行解释、描述或记忆的方式不同罢了。让我们读几段描述，其中关于“界线”这个说法起明显的作用：

(1)我由于心脏停搏而“死亡”。我死后突然发现自己一片起伏不定的田野上。它很美，一切都是那样碧绿——一种我在尘世从未见过的绿色。四周一片亮光——美丽的、使人振奋的光。我朝前看，目光越过田野，看见一道栅栏。我开始往栅栏走去，见栅栏那边有一人也朝栅栏走来，好像是来迎接我。我想走近他，但是却感到自己被不可抗拒地往回拉。这时，我见他也转过身，往另一方向走去，离开了栅栏。

(2)这次体验发生在我生第一个孩子时。我大约

身孕八个月时患了医生说的“妊娠中毒症”。他要我住院，那里他可以施行人工引产。孩子刚生下，我大量出血，医生束手无策。我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自己的职业就是护士，当然清楚自己生命危险。这时，我失去了知觉，只听见一种讨厌的嗡嗡声。接下来，我觉得自己像坐在一艘船上，往对岸驶去。我看见在远处的岸上有我所有已死去的亲人——父母、姐姐和其他人，我能看见他们，他们的脸就像还活着时我见到他们的那样。他们似乎在招呼我过去，而我一直在喊：“不，不，我还不想要上你们那儿，我还不想要死，不想离开这儿。”

最使人奇怪的是，在这段时间内我一直能看见给我做引产手术的那些医生、护士。但是，我好像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他们正在做手术的那个人——那个躺在引产台上的身体。我拼命想跟医生说：“我不想死。”可是没有人听见我。医生、护士、引产室、船、水、远处的岸——所有这一切都混在了一起，一个景象叠在另一个景象上面。

最后，船差不多要到对岸时，却又掉过头折了回来。我终于与医生说上了话：“我不想死。”我猜想，就在这时我恢复了知觉。医生向我解释出了什么事。我产后出血，几乎丢了性命，但是总算又活了过来。

(?)我由于严重肾功能衰竭住进医院，昏迷了大约一个星期。医生对我是不是能活下去毫无把握。在昏迷期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似乎已不再存

在。一片耀眼的白光出现在眼前，亮得叫我的目光穿不透它。但是，一进入白光却让我产生安宁神奇的感觉。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在白色亮光里，我心里飘过这样一句话：“你想死了吗？”我回答说不知道，因为我对死一点都不了解。这时，白光发出了声音：“你跨过这条线，就会了解了。”我觉得自己知道线在哪儿，虽然实际上并没看见它。我刚跨过那条线，就产生了非常神奇的感觉——安宁、平静，一切忧虑就都消失了。

(4)我心脏病发作，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片黑暗，并且好像脱离了自己的躯体。我知道自己快死了，就想：“天哪，我该怎么办，请帮助我。”我立即从黑暗中走了出来，通过灰蒙蒙的一片，飞快地朝前运动。在前面远处，看见一片白雾，就朝它飞奔而去。只是无论如何跑不了自己想跑的那么快。当接近浓雾时，我能透过浓雾看见那边的人，那些人还是生前那副模样。还看见可以称作大楼的东西。整个地方是一片灿烂的光——金黄色的柔和的闪光，而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刺目的黄色光。

我越走越近，感到就要穿过那片雾了。心里充满的神奇快乐的感觉是人间语言所无法描述的。正在要穿过白雾时，那边突然出现我死去多年的卡尔叔叔。他挡住我，说：“回去吧，你尘世间的义务未尽。现在你回去吧。”我不想往回走，可是毫无办法。我一下子又回到自己的躯体里。我感到胸口一阵剧痛，听见我的小

儿子在哭叫：“天哪，快把母亲还给我。”

(5) 我因为炎症处于危急状态而被送进医院。医生说我不行了。他要我的亲戚都来医院，因为看样子我活不了多久。他们都围在我床边。我的感觉是好像他们要离开我，而不是我将离开他们。我眼前越来越暗，但还是能看见他们。我接着失去了知觉，对病房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知道了。只觉得好像走进了一条狭窄的V字形通道，像牲口的食槽似的，和这张椅子的宽度差不多，刚够放进我的身体，而手臂似乎紧靠身体两侧。通道里黑得不能再黑，我头朝前走着。抬起头，只见一扇漂亮的光滑的门，却没有门把手。门缝处露出明亮的光，似乎里面的人都很快乐地移动着、旋转着，在忙着做什么事。我抬起头说：“上帝，我来了。如果您要我，让我进去吧。”想不到，他猛的一下把我推回去，我差点透不过气来。

第十一节 返回

显而易见，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人在他们的死亡体验的某个阶段都必须“返回”。不过，到这时候，他们的态度通常已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在刚死不久，人们表现出来的最常见的感觉是极度的心犹不甘，拼命地想回到自己的躯体里。然

而，人在其濒死体验中一旦达到某种深度，他就不想返回了，甚至可能抵抗这种返回，特别是当他已经到达亮光出现的阶段。正如某个濒死者强调的那样：“我极不愿意离开这个亮光。”

对于上述的概括当然有例外。但是这些例外常常是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几位在经历死亡体验时还是年幼孩子的母亲的妇女说，虽然就她们自己的愿望来说宁愿留在那里不返回，但是她们又感到有责任返回，以抚养自己的孩子。

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留在那里。但就在这时，我又想起自己的家庭，三个孩子和丈夫。这一步真难跨出：出现在面前的亮光以及我所产生的神奇感觉，使我真不想返回。但是，我不敢懈怠自己身负的责任。我知道对家庭有义务，因此，我决定返回。

在其他几个案例中，人们告诉我虽然他们在脱离躯体的新体验中感到舒适和可靠，甚至开始喜欢这种体验；但是能返回尘世，他们还是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还有某件重要工作没有完成。在有些案例中，这表现为想完成自己学业的愿望。

我已读了三年大学，还有一年就毕业。我不断对自己说：“我现在不想死。”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的濒死体验再延续几分钟，如果我在这亮光里再多呆一会，我就

不会再想到我的学业了，因为我的心已经被正在体验的事情占据了。

关于返回的方式和原因，我收集到的说法各不相同。大多数人只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和为什么返回，或者至多也只能猜测而已。但是有些人则明确地感觉到，相当重要的因素是他们自己决心要返回自己的躯体，重归尘世。

我脱离了躯体，认识到我必须作出决定。我知道自己不可能长时间地处于脱离躯体这种状态，因此——别人很难理解这种体验，但是我当时心里非常清楚——我必须决定是继续往前走还是返回躯体。

我呆在那里所产生的神奇感觉真使我有点不想回来了。但是想到在这世界上还有好事等着我去做，同样使我神往。因此，我就想：“是的，我必须回去活着。”这样我就返回了自己的躯体。我几乎感觉到似乎是我自己把血止住了。不管怎样，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恢复。

其他人则感觉到，实际上是“上帝”或者是在体验中出现的亮光让他们活下去的。这或者是由于他们自己请求活下去（通常这种请求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或者是由于“上帝”或亮光还有使命要让他们完成。

我躺在手术台上，能够看见他们所做的一切。我知道自己快死了，而死不过就是这么个感觉。但是我

又顾虑自己的孩子，担心由谁来照料他们。这样看来，我还不能走。主让我活下去。

另外一个人这样回忆说：

我说上帝那时对我真仁慈。我死了，他却让医生把我救了过来，为了一个目的。我想这个目的就是帮助我的妻子，她酗酒成性。我知道，假如没有我，她将不可收拾。不过，现在她改好了。我真以为，这和我那次死亡经历有关。

一位年轻的母亲觉得：

是主把我送了回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感到他的存在，明白他认出了我，知道我是谁。他不认为应当让我现在就进天国；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认为。从那时以来，这个问题我想了许多次。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我有两个小孩要抚养，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去那儿的准备。我仍在寻求回答，但就是没结果。

在有些例子里，人们表达出这种感觉：不管自己的愿望如何，实际上是别人对自己的爱或者是别人为自己做的祈祷，把自己从死亡那儿拉了回来。

在我年迈的姑母弥留之际，我呆在她身边。她的病拖了好久，我帮助照料她。全家一直在祈祷她恢复健康。有好几次她停止了呼吸，但还是活了过来。最后有一天，她看着我说：“琼，我已经去过那儿，去过天国，那里真美。我想留在那里，但是不成，因为你们不断祈祷我能与你们在一起。你们的祈祷把我拉住了，请不要再祈祷了吧。”我们真的停止了祈祷，而她很快就去世了。

一位妇女告诉我：

医生已经宣布说我死了，不料我还是活了过来。可这是这种体验使人愉快，我毫无痛苦的感觉。当醒过来，我睁开眼，看见我的妹妹和我的丈夫看着我。他们脸上露出宽慰的神色，眼泪夺眶而出。我看得出他们庆幸我死而复生。我觉得是我妹妹和我丈夫对我的爱使我又活了过来，是这种爱把我吸引了回来。从此，我相信别人能把你从死亡境地拉回来。

在好几个描述中，人们回忆起濒死体验的最初阶段，他们在经过那黑暗通道时被飞快地拉了回来。例如，一位死亡过的男子说他如何在一个黑暗的峡谷中被推着向前。他感到正要到达峡谷尽头时，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接着他就被从原路拉了回来。

然而很少有人对重新进入躯体有实际的体验。大多数

人报告说，他们只是感到在这种体验结束时“睡着了”，或者失去了知觉，后来就醒了过来，这时已回到了自己的躯体。

我不记得是如何回到自己躯体的。我好像被风吹走了似地睡了过去。然后又突然醒了过来，正躺在床上。房里的人却还像我脱离躯体时看到的那副样子。

另一方面，有些人回忆起，在他们的死亡体验快结束时常常是猛地一下被飞快地拉回自己的躯体。

我当时飘浮在天花板上，看着他们给我动手术。当他们把电脉冲接通我胸部使我身体跳了起来时：我从上面重重地朝自己躯体掉下去。接着，我恢复了知觉，回到了自己的躯体。

还有人回忆起：

我决定回来。我是猛地一下返回自己躯体的。我感到就在那个时刻，自己又跨回了生的门槛。

在仅有的几个较为详细的叙述中，这种重返躯体被说成是“通过头部”发生的。

我的“生命”似乎是一端小，一端大。在我的那次

意外事故结束时，它就悬在我头部的上方。它从头部返回我的躯体。当它以前离开时，似乎是大的那端先离开；但是在返回时，却似乎是小的那端先进入。

有一个人这样叙述：

当我看见他们从驾驶盘下把我的身体往外抬时，我感到好像是从一个很狭窄的地方——我想是烟囱吧——被往外拖。里面漆黑一片，我在里面飞快地移动着返回躯体。当我被吸引回去时，吸力似乎是来自头部，就好像我进入了自己的头部。我感到完全身不由己，甚至连思考一下的时间都没有。我在离自己躯体不远的地方，突然，这体验结束了。我甚至没有时间去想：“我正在被吸回到自己的躯体里去。”

通常，与死亡体验相联系的情绪和感觉在实际医疗危机解决以后还会滞留一段时间。

(1)在返回后，我哭哭啼啼地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因为我在看见了另一个世界后还得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我真不想回来。

(2)我返回时带来了在那边体验到的一些神奇的感觉。这些感觉持续了好几天，甚至我现在还有时候感觉到它们。

(3)这种感觉无法描述。它多多少少还留在我身边。我从未能忘掉它。我仍时时想起它。

第十二节 告诉别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有过这种体验的人对它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毫不怀疑。在我与他们的交谈中通常夹杂着诸如此类的叙述，例如：

在我离开躯体时，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真惊奇，我不能理解，但它是真实的。我如此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躯体，而且隔着很远一段距离。我的心根本不想使这些事情发生或者臆造出什么来，也不产生什么想法。我当时完全不处于那种心境。

还有人说：

这决不像是幻觉。我以前产生过一次幻觉，那是在住院期间服了可待因后产生的。但是，那是在使我丧命的这次事故发生以前很久的事。这次体验完全不像幻觉，一点也不像。

这些叙述来自很有能力区别梦幻和真实的人。与我交

谈的这些人神志健全，功能正常。他们把自己的体验都当作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而不是当作梦来叙述的。

虽然他们肯定这些体验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但是他们认识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对于这种性质的报告，人们是不会出于同情和理解而加以接受的。实际上，许多人已经说过，他们一开始就认识到，如果他们对别人讲述这类体验的话，别人就会以为他们精神不稳定。因此，他们决定在这件事上缄口不言，或者仅仅对某位最密切的亲人揭示自己的体验。

这体验很有趣，只是我不喜欢告诉别人，否则人们会看着你，以为你疯了。

另一个人回忆说：

这件事我好长好长时间没有告诉人。关于它我一字不谈。我为此而感到不舒服，因为我怕没有人会认为我说的是实话。他们会说：“啊，你在信口胡说。”

有一天，我下了决心，“好，我要看看家里人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我对他们讲了，但是至今再也没对别人说过。不过，我认为我家里人相信我有过这么一段体验。

还有些人开始也试着对别人讲述这种体验，但是没人信，因而他们决定从此闭口不谈了。

(1) 我只想告诉自己的母亲。不久,我就向她提起我的体验。但是因为我是那么小的孩子,她对我的话不放在心上。因此,我再也没有告诉过别人。

(2) 我想告诉我的牧师,但是他说这是我的幻觉,我就闭上了嘴。

(3) 我读初中和高中时人缘不错,只是好随大流,从不提新主意,老跟在别人后头,不出头露面。自从有了这次体验,我试着告诉别人,他们自然以为我疯了。我好几次想告诉别人,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是接着我往往听他们说一声“她受的刺激真深啊”。当看出这惹人耻笑时,我就不再向人提起了。我不再想让别人理解“我确实有这个奇怪体验”。我想说的是,生命比我了解的要复杂得多,而且我肯定比他们了解的也要复杂得多。

(4) 我醒过来时,想告诉我的护士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们却让我不要再谈,说那些事只是我的想象。

因此,有人这样说:

你很快知道,人们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容易接受你的说法。你不能不拣场合,到处给人说这些事。

有趣的是，在我研究过的案例中，只有一位内科医生对濒死体验显示出一定的熟悉程度或者表示出同情。有一位姑娘在体验了脱离躯体的经历以后告诉我：

我和家里人问医生，我的这种体验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当一个人处于剧烈疼痛或伤势危重时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灵魂就会脱离躯体。

由于与他人讨论自己濒死体验的企图常遭怀疑和不被理解，很自然地，每个处于这种境况的人都会产生“没有其他人曾经有过我这种独特的体验”这种感觉。例如，一位男子告诉我：“我去过的地方别人谁也没去过。”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当与某人第一次详细地谈论他自己的这种体验后，我接着告诉他别人也曾报告过完全相同的事件和感觉，他就表现出深深的轻松感。

发现别人也有过相同的体验，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听到这种说法，知道了其他人也有这种体验，我事实上感到高兴。现在我知道自己的精神并没有不正常。

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但是我从来不愿对人讲，因为我害怕他们会一边看着我，一边在心里想：“你当时神智不清了嘛！”

我想，其他人可能也会有相同的体验，但是很可能我不会遇到知道别人也有这种体验的人，因为我认为人

们不会去谈论这种事。如果我自己没有这种亲身的体验，而又听到某人告诉我这种事，我也很可能一边看着他，一边想：他干吗要这样胡说呢？因为我们所处的就是这么一个社会环境。

有些人所以保持沉默，不愿对他人讲述自己的这种体验，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觉得这种体验是如此地难以描述，如此地超越人类语言、超越人的知觉和生存的模式，因此，要想这样做也是徒劳无益的。

第十三节 对生活的影响

基于上面刚说明的理由，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主动创造机会，化上全部时间到处去宣传自己的体验。没有人认为应当设法使别人相信自己这种体验的真实性。实际上，我发现存在的是另一方面的困难：人们很自然地保持沉默，不愿意对别人谈这种亲身体验。

濒死体验对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似乎是更微妙，更不引人注目。许多人告诉我，由于这种体验，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更开阔、更深刻了，人更深沉、对最终的哲学性问题也更感兴趣了。

当时——还是我去外地上大学以前——我生活在

一个很小的镇上，我所交往的只是些心胸狭窄的人。我纯粹是中学生联谊会里的小角色。你不参加我的联谊会就不会明白那指的是什么。

自从有了这种体验以后，我认为应该更多地了解人生。然而，在此以前我不知道有谁会想到这样做。因为我从未跨出过我身处的那个窄小世界。我对心理学之类的知识一窍不通。我感到有了这种体验以后，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它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此以前我从未想到过居然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我开始思考：“我必须了解的东西是如此之多。”换句话说，生活要比在周末晚上看场电影或足球赛丰富、复杂得多，而这种丰富、复杂我并不了解。我接着开始思考：“人和人的智力到底能达到什么限度？”这样，在我面前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另一个人说：

自从那时以来，一个不断地在我心头回绕的问题是：我以前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今后将怎么过？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我是满意的。我不认为这个世界欠我什么，因为我想做的每件事都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做了。我现在还活着，还可以做更多的事。但是突然我经历了这次濒死体验。这促使我开始考虑，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事是因为它们是有益的，还仅仅是因为它们对我个人有利？以前我是心血来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么。现在我先慢慢地把要做的事琢磨个透。每一件要做的事似乎都必须先加以考虑、消化。

我现在试着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使我的心里好受些。我试着不抱偏见，不对他人评头论足。我想做有益的事。现在我对事物的理解似乎比以前深刻多了。我知道这似乎与这次体验以及在这次体验中到过的地方、见过的事情有关。

其他人则报告说，他们改变了对重新获得的生命的态度或处世方法。例如，有位妇女直截了当地说：“它使生命显得更可贵了。”

另一个人则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这次要命的心脏病发作以前，我只顾为孩子们的前途伤脑筋，为昨天的过失担忧，而无暇顾及目前的快乐。我现在的态度是大大改变了。

有人提到，他们的濒死体验改变了自己原先对精神、对精神之于肉体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这种说法在一位妇女讲述自己濒死体验时脱离躯体的一番话里得到了极好的印证：

这时，与自己的躯体相比，我更意识到自己的精神。最重要的部分是精神，而不是躯壳。而在前半生，我

的看法正好相反。我的主要兴趣集中于躯体，而对于精神上发生的一切，则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在这次体验以后，精神生活成了我兴趣的焦点，躯体退居到第二位——成了包裹我精神世界的外壳而已。我对是否拥有一个躯体似乎不大在乎了。那无关紧要，因为对我来说，精神才是重要的东西。

在少数几个例子中，人们告诉我说，在死亡体验之后，他们似乎获得了或者注意到了自己超自然的直觉能力。

(1) 在这次体验以后，我几乎好像充满了一种新精神。从那时起，许多人对我说，我似乎具有一种在他们心神不宁时能很快使他们安静下来的力量。我似乎与人们能更和谐地相处，更敏锐地注意到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2) 我认为，我的死亡体验给予我以一种新的能力，那就是我现在能够觉察别人在生活中的需要。例如，当我在自己工作的办公大楼里和别人一起乘电梯时，我似乎常常能读懂他们脸上的表情，知道他们正需要帮助，等等。有许多次，我所交谈的人确实正处于诸如此类的困境之中，我就把他们领进自己的办公室，给予咨询或帮助。

(3) 自我受伤以后，我感觉到自己能察觉到他人的

思想和情绪，察觉到他人的不满。我常常能在别人说出来以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相信我的人不多，但是从那时以来，我确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经历。在一次聚会上，我居然看出了其他人在心中想的事，一些不认识我的人就赶紧借故走了。他们害怕我，以为我是女巫。我不知道这是自己在那次死亡体验中获得的新能力，还是它原来就潜伏在我体内，只是在这次死亡体验前，我从未使用它罢了。

在关于与死亡短暂接触之后学到了“新东西”方面，人们的说法引人注目地一致。几乎每个人都强调在生活中培养起对他人深刻而又独特的爱的重要性。一位在其死亡体验中见到亮光的男子，在回顾自己一生时，感受到充分的爱和友情。亮光曾“问”他：是否能用相同的方式去爱别人？他现在感到，学会去爱别人是他有生之年必须完成的承诺。

此外，其他许多人则强调获取知识的重要。在他们的濒死体验中，他们得到的暗示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使在来世还会继续。例如，有位妇女自从体验了“死亡”以后，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另一位男子提出忠告说：“不管你年龄多大，都不要停止学习，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我所访问过的人，没有一个说在经历了这件事后自己感到在道德上“净化”或完美了，没有一个显示“自己已成圣人”的态度。事实上，大多数人特意指出他们觉得自己还在

努力，还在求索。这种体验使他们产生了新的目标，新的道德原则以及按照这些新目标、新原则来生活的决心，但是从未使他们觉得自己的灵魂一下子得到拯救或者在道德上已无可指摘。

第十四节 对死亡的新看法

很自然，这种体验会影响一个人对躯体死亡所抱的态度。对那些对于死亡体验没有思想准备的人来说，其影响尤其大。几乎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向我表达下述思想：他不再害怕死亡。不过这种想法需略加澄清。首先，某些死亡方式明显地令人痛苦；其次，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是主动地去寻死。他们感到，只要活着，就有工作要完成。他们都同意一位男子曾对我说过的这番话：“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还会经历许多变化。”同样地，所有的人都不赞成以自杀作为回到自己在死亡体验中曾瞥见过的那个世界的手段。只不过现在死亡本身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可怕的了。让我们读几段阐明这种态度的谈话：

(1) 我以为这种体验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某种持久的影响。当它发生时，我还是个10岁的孩子。但是在我至今为止的整个一生中，我完全相信人死后产生的各种体验，我对此毫不怀疑。我也不害怕死，我认识的

有些人却对死怕得不得了。每当听见有人怀疑这种体验,或者听人说“一死百了”时,我就暗自好笑,心中在想:“他们好无知啊。”

我一生中经历过许多事情。一次为了生意上的事,有人拿枪顶住我的太阳穴,我当时也没怕得不得了,因为我在想:“即使你们真的杀了我,我真的死了,我知道还能去另一个世界生活。”

(2)当我还是小孩时,我很害怕死。我常常会在夜里哭醒过来,发作一次。父母奔进我的卧室,问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们我不愿意死,但又知道人不能不死。问他们是否能让它降临我头上。我母亲会跟我说:“不,不可避免。我们都必须面对死亡。”还说,到时候人人都有一死。在我母亲去世多年后,我跟妻子谈到死亡,我仍然害怕,不愿意它降临到我头上。

但是在这次体验以后,我不再惧怕死亡,以前的那些感觉消失了。在参加别人葬礼时我也不再过分难受,可以说还有点高兴,因为我知道死去的人将会有什么体验。

我相信,上帝是因为我原先对死亡的惧怕才使我有了这次濒死体验的。当然我父母安慰过我,但是上帝却把它显示给我看,而这一点是父母无法做到的。现在我不愿再谈论这一切,因为我都知道了。我对此完全满意。

(3)现在,我已不害怕死亡。这不是说我有死的愿望,或者想马上就死。眼下我还不想到那个世界去生活,因为我仍应该在这里生活。我不怕死的原因是,我已知道当离开这个世界时自己将去何方,因为我已经去过那里。

(4)当我返回躯体重获生命前,那亮光对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是——简单地说就是他还将回来。他告诉我,这次我还将活下去,但是总有一天,他还要回来见我,到那时我真的要死了。

因此,我知道那亮光(还有那声音)终将回来。至于什么时候,我不能肯定。我认为,那将是一个非常相似的体验,但肯定要好些。因为我已经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不会像这次那样感到困惑了。不过,我不愿意很快就去那儿。我还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些事。

如上面几段谈话所表达的那样,死亡不再令人害怕的原因是当一个人有过濒死体验后,他对躯体死亡后的生存不再怀疑。它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而是一个已体验过的事实。

记得很久以前我讨论过“毁灭”这个概念,它以“睡眠”和“忘却”作为死亡的模式。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却坚决不承认这些模式,而宁愿把死亡看作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或者看作进入了一种更高的意识或存在境界。一位在濒死体验时见到死去的亲人在那里迎接她的妇女把死亡

看作“回家”。还有人把它比作其他在心理上引起积极反应的事件,例如:苏醒、毕业或者从监狱脱逃。

(1)有人说,我们不愿使用“死亡”这个词,是因为我们忌讳它。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你有过和我相似的体验,你就会知道并没有死亡这件事。你不过是慢慢地从一种状态转到另一种状态——好比从文法学校毕业进中学,中学毕业进大学。

(2)生活就像监禁。只是身在其中 我们不知监禁之苦。死亡是一种解脱——好比从狱中脱逃。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一种比喻。

甚至那些对死后世界抱有传统观念的人,在与死亡短暂接触之后,似乎也稍稍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事实上,在我收集到的所有报告里,没有一个人给它涂上神话色彩。没有谁像漫画家那样把死亡描绘成进入珍珠作门、黄金铺道、轻拨琴弦的天使到处飞翔的天国,或者群魔乱舞的炼狱。

因此在大多数案例中,关于来世因果报应的模式甚至被许多习惯于这样思维的人所抛弃和否定。使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异的是,他们发现即使自己最臭名昭彰的劣迹暴露在亮光面前时,得到的反应也不是愤怒,而只是理解,甚至幽默。当一位妇女在其濒死体验中与亮光一起回顾自己一生时,她见到自己在有些场合表现出来的是自私,而不是

爱。可是，她说：“当我们回顾这些场合时，他的态度即使在当时也只是要我学会爱别人。”许多人返回躯体时似乎都已摒弃了旧模式，带回了新模式，带回了另一世界的新的理解——这种新看法的特点是：不是由谁加以单方面的评判，而是通过共同努力向自我实现的最终目标前进。按照这些新观点，心灵的发展，特别是在爱和寻求知识的精神能力方面，在死亡发生后并不骤然停止，面会在另一世界继续下去。我们不能肯定它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但是在我们的躯体还存在、我们还能“模糊地”意识到的一段时间和深度内，这种发展肯定仍在进行。

第十五节 确 证

讲到这里，很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即关于濒死体验真实性的证据是否可能不依赖于对这些体验的主观描述来获得？许多人报告说他们脱离了躯体，并在此期间目睹了自己一生中发生过的许多事件。是否可能找到据信也在场的其他人或者以后发生的事件来对上述报告进行核实，从而加以确证呢？

在好几个案例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有点出乎意料，而且对人脱离躯体时亲眼见到的事件的描述，经核对其真实程度相当高。例如，有几位医生告诉我，那些毫无医学知识的病人竟能如此详细、准确地描述对他们进行

的抢救过程，这些过程是在医生认为病人已处于“死亡”状态时进行的；这些医生对此感到非常迷惑不解。

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告诉我，他们对自己脱离躯体期间所目睹事情的描述，如何使医生和其他人大为惊异。例如，一位姑娘在濒死体验中脱离了躯体，进了医院中另一间病房，发现她姐姐在哭着说：“啊，凯瑟，请不要死，请不要死。”后来，当这位姑娘复苏过来，正确地讲出当时她姐姐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使这位姐姐大为困惑。下面两段叙述报道了相似的事件：

(1)在病危期过去后，医生告诉我，我的病情当时真危险。我回答：“是的，这我知道。”他问：“你怎么会知道的？”我又回答：“我能把发生的一切都讲一遍。”他不相信。我接着把从我停止呼吸直到复苏的整个过程复述了一遍，居然一件事也没漏。这使他震惊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是，他还是几次走进病房，问我与此有关的其他几件事。

(2)当我在事故后苏醒过来时，父亲在我身边。但是我甚至不想问自己的伤势或者医生下的诊断。我想谈的只是自己刚有过的死亡体验。我讲得出是谁把我的躯体拖出大楼，那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们又是如何把我抢救过来的。我甚至讲得出他们在我身边交谈的内容。父亲说：“是，这些都是事实。”当时整段时间我都脱离了躯体，我居然看到了、听到了这一切。

最后，在少数案例中，我获得了其他人提供的、能确证濒死体验的独立证据。然而，在估计这些报告作为证据的价值时，有几个复杂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作为证据的事件本身只能由濒死者本人和至多一两位他的密友熟人来证实。第二，即使在我收集的极富戏剧性并被充分证实了的几例中，我已允诺不披露其真实姓名。然而，即使我能这样做，我也不认为这些事后收集的确证性叙述能构成真正的证据。其理由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加以阐释。

我们已完成对常常提及的濒死体验中各个不同的阶段和事件的全面叙述。在结束本章以前，我想较详细地引述一段相当罕见的说明，其中包括了许多我已讨论过的部分。然而，它还包括我们以前未提到过的独特的、意想不到的转折：亮光先告诉该人他即将死亡，随后却又决定让他再活下去。

这次体验发生时，我正患严重支气管哮喘和肺气肿（现在病况依旧）。一天，我突发一阵剧烈咳嗽，一个下脊椎盘明显骨裂。在两个月里我疼痛难忍，去看了几位医生。最后有位医生让我去找神经外科的怀亚特医生。他诊视以后，要我立即住院。这样我住进医院，他们立即给我上了牵引。

怀亚特医生知道我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因此请来一位肺科专家。专家说，如果要使我睡觉，应该去请

教麻醉师科尔曼医生。这样，肺科专家给我诊治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请科尔曼医生来协助施行麻醉术了。他答应在星期一做此项工作，虽然他心里很担心。他们把手术定在下星期五。星期一夜里，我睡下了，一直睡到星期二上午某个时候。醒来时浑身剧痛。我辗转反侧，想找个舒适的睡姿。就在这时，房间一角天花板下面一点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亮光，一团差不多像圆球的光，不很大，我看不过直径12到15英寸。当亮光出现时，一种感觉笼罩了我。我不能说那是一种使我恐惧不安的感觉，因为它的确不是。那是一种完全平静、放松的感觉。我见到亮光向我伸出一只手来，听到亮光在说：“跟我一起去吧。我要给你看些东西。”我于是毫不犹豫地立即伸出自己的手，去抓伸给我的手。我觉得自己被拉了上去，脱离了自己的躯体。我朝后望去，见到自己的躯体躺在床上，而我却向天花板升上去。

我一脱离躯体，就和那亮光融合在一起。我产生的感觉只好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因为我从未听见任何人谈论过这种事。我的感觉是自己成了一个精灵。这不是躯体，而只是一缕轻烟、一股水汽，看上去就像飘浮在灯周围的一阵阵香烟烟雾。不过，我外面还带有颜色：橘黄色、黄色、还有一种我讲不清——也许是一种叫靛蓝的浅蓝色。

我的精灵并不具有躯体的形式，多少有点圆形，但是有手。因为当亮光向我伸出手来时，我也伸出手去。

不过，我躯体上的手和臂还在那里没动，因为当我向上升时能见到它们还平放在我躯体两旁。当我的精灵不使用手时，它又回复成圆形。

这样，我被拉到亮光那里，开始一起在病房天花板和墙上移动，又进了走廊。似乎沿着走廊，又移动到医院的下一层楼。我们穿过墙和门时毫不困难，当靠近它们时，它们就消失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在旅行。我知道我们在移动，但是没有速度的感觉。一会儿，几乎是眨眼功夫，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医院的手术后特别病房。以前，我并不知道这特别病房在哪里，但是我们确实到了那里。接着我们又回到自己病房角落的天花板上，俯视着房中的一切。我看见医生护士穿着绿色制服到处走动，看见放在病房中的床。

亮光这时告诉我——他指给我看——“这是你将去的地方。他们把你从手术台上抬下来后，将把你安置在那张床上。但是你在那里不会苏醒过来，你进手术室后就将失去知觉，直到在以后某个时候再回到你身边。”现在想起来，我不能说上面的内容是用言词表达出来的。它不像是一种能听见的声音，因为要是那样的话，我想房间中的其他人也会听见这声音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它倒像是给我留下的一种印象。但是这种印象是如此生动，就像是能被听到或者感觉到的那样。它的存在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

当脱离躯体时，我看见的东西十分容易辨认。我

当时想：“嗨，他想指给我看什么东西？”我立即看出那是什么，明白他心中想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正是那张床——你从走廊跨进病房时右手边的那张——我将睡在上面。他是故意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接着他给我解释为什么。理由是他不愿我脱离躯体时感到害怕，面是想让我事先知道到这个阶段会产生什么感觉。他想使我放心、不感到害怕。因为他对我讲他不会很快到那里和我呆在一起，我必须独自先体验某些事情。但是，他将向我暗示将发生的一切事情。他最终会在那里等我。

紧接着，当我脱离躯体和他一起朝特别病房移动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融合在一起。当然，我们并非真的合二而一。可是他完全控制着对我发生的一切事情。而且即使当我们穿越墙壁和天花板移动时，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密切，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烦扰我。我这时所感到的平和宁静是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然后，他又把我带回了病房。那里，我又见到自己的躯体，还是用与我们离开时同样的姿态睡着。我一下子返回了自己躯体：我估计自己离开躯体时间是5到10分钟。但是这种体验与时间流逝毫不相干。事实上，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想到过时间长短这个问题。

这整个过程使我震惊，使我惊异不止。它是如此生动真实——比普通体验更甚。第二天早晨，我一点也不害怕。当修面时，我注意到自己的手也不抖动了；在此以前的6到8个星期里，手抖动得厉害。我知道

自己快死了，却毫无遗憾和害怕的感觉，也没产生“怎样做才能免于死”的念头。我已经作好准备。

到了星期四下午，第二天就要动手术。我在病房里感到担心起来。我和妻子已有了一个孩子，是领养的侄子。我们当时正和他闹着别扭。因此，我决定给我妻子和我侄子各写一封信，把我担心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把信放在我动手术前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在给妻子的信写到大约两页长时，我跟泪像打开闸门的水那样汹涌而出，我突然哭出声来。我感到身旁出现了什么东西，开始我以为也许是因为我的哭声打扰了护士，是她们进了病房，来看我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又没听到开门声。一会儿，我又感到了它的存在，但是这一次我没见到任何亮光，思维或者话语却像刚才那样又进入了我的意识。我听见他说：“杰克，你干吗哭？我原以为和我在一起你会感到高兴。”我想：“是的，我高兴。我很想跟你去。”那声音又说：“那你干吗还哭？”我回答：“我们和侄子正闹别扭，这你知道。我怕妻子不知道如何照料他，因此我想把自己的感觉以及我希望她能为他做的事情记下来。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我覺得假如我能活着，这也许多少能使他的生活安定些。”

这时，他又把想法传给了我：“既然你在为别人请求，想到别人，而不是杰克你自己，我将给予你所请求的东西。你将活到看见你侄子长大成人。”说完这些它就消失了。我停止哭泣，把写的信撕了，免得我妻子可能偶然会发现它。

那天夜里，科尔曼医生进来告诉我，他认为使我入睡会很困难，还希望我不要在醒来时因发现身体四周有许多电线、管子和仪器而大吃一惊。我没有告诉他我刚体验过的事情，只是点点头，说我会和医生合作的。

第二天的手术进行了很久，但很顺利。当我恢复知觉时，科尔曼医生在我身边。我对他讲：“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他问：“你在几床？”我回答：“我睡在你从走廊进来时右手的第一张床。”他只是笑笑。当然，他以为这只是我在麻醉剂作用下讲的话。

我正想告诉他我所体验的事情，但是一会儿怀亚特医生进来说：“他现在醒了，你想采取什么措施？”科尔曼医生回答：“我无事可干。我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惊奇。我这里准备好了一切设备，可是他并不需要。”怀亚特医生说：“你知道，奇迹总是可能发生的。”后来，当我能从床上起来打量房间四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的正是亮光几天前指给我看的那张床。

所有这些都是3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是我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它对我影响极大，但是我很少谈论它，只告诉过我的妻子、弟弟和牧师，现在又告诉了你。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它，因为它是如此难以解释。我不想危言耸听，也不想吹嘘一番。就是这么一次经历，我对此毫无怀疑。我相信人死以后会有另一种存在。

第三章 类似的情况

至少可以这样说，死亡体验不同阶段中的经历是不寻常的，因而当我几年来发现为数不少、而又惊人地类似的情况时，我越发感到惊讶。这些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古代的和（或）严格秘传的著作中，这些著作隶属于极为不同的文明、文化和时代。

第一节 《圣经》

在我们社会中，《圣经》读者最多，论述也最多，它涉及人类精神的本质和死后的人生。然而，总的来说，《圣经》比较少地谈及死亡时发生的事件，或明确的来世本质，《旧约》尤为如此。根据有些《圣经》学者所说，在《旧约》中只有两处毫不含糊地说到了死亡之后的人生：

《以赛亚书》第26章第19节：你的死人要复活，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因……地也要交出死人来。^①

《但以理书》第12章第2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请注意，这两段都强烈地暗示了肉体会复苏，以及肉体死亡的状态再次被比喻成睡眠。

再则，前一章已表明，只有少数人，在试图对我解释他们的事情时，曾明确地引用过《圣经》上的观点。例如，应该记得有一名男子，他将自己死亡时所穿越的黑暗之地认定为《圣经》所说的“死荫的幽谷”。^② 有两名提到了耶稣的声称：“我是世界的光。”^③ 显然，这两个人多少是根据这一句话才将他们见到的光等同于基督的。其中一人告诉我：“我从没有在这光里见到一个人，但对我来说，这光就是一种基督意识，万物的统一体，一种完美的爱。我认为当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他丝毫没有夸张呵。”

另外，我自己在阅读中也曾遇到几个似乎类同的情况，

① 所有《圣经》引语均出自钦定英译本。——原注
中译文依据上海美国圣经会印发官话和合译本(1926年)，采用新式标点。

② 《圣经·诗篇》第23篇第4节。

③ 《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

而我的调查对象都没有提到过它们。最有趣的情况出现在使徒保罗的著作中，保罗原是基督徒的迫害者，但在去大马士革的途中，他经历了著名的显圣和皈依。他说：

《使徒行传》第26章第13节至第26节：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甚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到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保罗这样分诉。非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罢。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这一事件无疑与濒死体验中遇见光有些相像。首先，这光被赋予了人格，虽然见不到肉体形态；同时这光发出“声音”，提出一个问题和一些指示。当保罗讲给别人听时，他受到了嘲笑，被人们叫作“疯子”。尽管如此，这次显圣依然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因此而成为基督教最主要的支持者，将爱赠予他人。

当然也有种种不同。在显圣过程中，保罗并没有接近死神。而且极为有趣的是，保罗说那光使他双目失明，此后3天他什么也看不见。这与有些人的叙述恰恰相反，后者说那光虽然亮得难以言表，但它决不可能使他们双目失明，或看不清他们周围的东西。

在论及来世的本质时，保罗说，有些人以死者将拥有何种形体的发问向基督教的来世观念挑战：

《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5节至第52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甚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但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声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有趣的是，保罗对“精神体”本质的简单描述，与那些曾脱离过自己身躯者的叙述是极其吻合的。在所有的案例中，人们强调精神体的非物质性——没有有形的物质，也没

有限度。例如，保罗说，有形体是脆弱和丑陋的，而精神体却是强健和美丽的。这使人想起一例濒死体验的描述，在这次体验中，精神体似乎是完整无缺的，即使有形体看来是残缺不全的；也使人想起另一案例，其中精神体似乎没有特定的年纪，即它是不受时间约束的。

第二节 柏拉图

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348年生活在雅典城内，他以大约22篇哲理剧或对话以及一小部分书简的形式将其宏博的思想宝库留给了我们。在这些作品中，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大多是主要的对话者。

柏拉图坚信，在获取真理和智慧的过程中，要运用理智、逻辑和论据。然而这是有限度的，因为他又是一个伟大的幻想家，他说真理最终只能在领悟和洞悉这一近乎神秘的体验中展现在一个人面前，他认为除了能被感知的、有形的世界之外，的确有现实的其他层次和领域，他相信，人们唯有参照了这些“更高的”现实层次才能理解有形的世界。因此，他主要的兴趣在于人类的非实体的、意识的部分——灵魂，而将有形的肉体仅仅看作是灵魂短暂的媒介。如此看来，他对肉体死亡后灵魂的命运感兴趣，以及他的好几篇对话（特别是《斐多篇》、《高尔吉亚篇》和《国家篇》）不同程

度地论及了该主题，便是不足为怪的事情。

在柏拉图作品中，到处可见有关死亡的种种描述，它们与本书前一章所探讨的完全相同。例如，柏拉图将死亡定义为生者的非实体部分（灵魂）与有形部分（肉体）的分离。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这一非实体部分比有形部分受到的限制要少得多。因此，柏拉图特意指出，在有形的、能被感知的世界之外的领域里，时间不是一个组成部分。其他领域都是永恒的，而时间呢，——依照柏拉图惊世的说法——只不过是“永恒移动的、不真实的反映”。

柏拉图在好几处段落中论述了与肉体脱离后的灵魂是如何与其他死者的灵魂相逢和交谈的，又如何经由守护灵魂的引导从有形生命转入另一领域的。他提到了有些人在死的时候是如何遇到了一条船，这条船运载着他们穿过一片水域，到达死后生存的“彼岸”。在《斐多篇》中，惹人注目的背景和锐利的论点及措词都恰恰击中了人生的要害：肉体是灵魂的牢笼，相应地，死亡便像是逃离或摆脱那座牢笼。就像我们在第一章所谈到那样，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死亡像是睡眠和忘记的古老观点，他这么说最终不是为了承认它，而是要将它翻转180度。根据柏拉图的说法，灵魂是从更高、更神圣的“存在”来到有形体之内的。对他而言，诞生才是睡眠和忘记，因为灵魂在进入肉体过程中，是从一个完美的认识状态转入另一个意识甚为浅薄的状态；同时，它忘记了在原来脱离肉体的状态中它所认识的真理。死亡的含意便是一种醒悟和回忆，柏拉图认为，在死亡时脱离了肉体的灵魂，比先前能更加清晰地进行思维和

推理，能更容易地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此外，紧接着死亡，灵魂面临着一次“审判”，其间有一神圣的存在物对灵魂展示该灵魂在生前所做的一切——包括善事和恶事，并要它正视它们。

在《国家篇》第十书中，或许有最惊人的相似，柏拉图在该处讲述了一名希腊士兵厄洛斯的神秘故事。厄洛斯参加了一次有许多希腊人被杀害的战斗，当他的同胞们来收尸时，他的躯体也在其中，最后又与别的尸体一起被安放在火葬柴堆上行将焚烧。过了一会儿，厄洛斯的躯体活了过来，他进而描述了他去另一世界的途中所见。首先，他说自己的灵魂脱离了肉体，他与其他灵魂为伍，来到了一处地方，这里有“洞口”或“通道”——显然是从尘世通向来世的。在这里，一些神圣的存在物让其他灵魂停了下来，并对它们审判。这些神圣的存在物只需瞥上一眼（多少有些炫耀地），便能详察某个灵魂在尘世间的所作所为。然而厄洛斯并没有被审判；相反，那些神圣的存在物告诉他，他必须回去告知有形世界的人们，另一世界是什么模样的。在观看了其它许多景象后，厄洛斯被送了回来，但他说自己并不知道是如何被送回到躯体里的。他只是醒了过来，又发觉自己被安放在火葬柴堆上。

要切记的是，柏拉图自己也告诫我们，他精确地描述了死亡后灵魂所进入的那一世界的细节，其用意只不过表明它们“至多有这些可能性”。虽然他并不怀疑肉体死亡后的确仍有生存，但他坚持认为，当我们尚处于目前有形的生命之中，我们便想对来世作出解释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两大不

利因素。首先，我们的灵魂被囚禁在有形体之内，因而它们在认知方面受制于肉体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都有可能以各自的方式欺骗我们，要是一件庞然大物在很远的地方，我们的眼睛可能将它看小了，我们也可能听错了别人对我们说的话，等等。这一切都可能造成我们对事物本质产生虚假的见解或印象。因此，在我们的灵魂尚未摆脱肉体感官的迷乱和失误之前，它们是不可能认识现实本身的。

其次，柏拉图说人类的语言不足以直接表述最高的现实。对于事物内在的本质，词语与其说是在揭示，倒不如说是在掩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切人类的词语也仅仅只能以类推、神话和其他间接的方式来表明那存在于有形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的真正性质。

第三节 《西藏死者书》

这部非凡的作品集结了西藏史前数百年中贤哲的教诲，它是由这些人的早期后代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显然，它在公元前8世纪才最终见诸文学，但就是在那时，它对外人也还是秘而不宣的。

这部不同寻常的作品的形式是由该书许多相互有关联的用处决定的。首先，写此书的贤者实际上将死亡看作是一种技巧——可以死得很灵巧，也可以死得很难看，这取决

于一个人是否掌握了死亡的必要知识。所以，该书是作为葬礼的一部分来读的，或者是读给即将走完生命历程的濒死者的。人们认为它有两个作用，一是有助于濒死者记住他所体验的每一种新奇现象的本质；二是有助于那些活着的人产生积极的念头，而不是用他们的爱和感情上的关怀去挽留濒死者，这样濒死者能以适宜的精神状态进入死后的世界，摆脱了所有的肉体上的牵挂。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该书详尽地描述了灵魂在肉体死亡后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它对死亡早期阶段的论述和那些曾面临过死亡的人对我的叙述是十分相同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首先，在西藏人的叙述中，濒死者的心或灵魂脱离了肉体。此后的一段时间，其灵魂进入“晕厥”状态，他发觉自己处于某一空间（不是有形的空间，而是一种实际上受自身界线约束的空间），在这空间里，他的意识仍然存在。他或许会听见惊叫和杂乱的声响（被描绘成咆哮、雷鸣以及像风的嘘嘘的声音），他往往发现自己和身边的一切都让灰暗的、模糊的亮光笼罩着。

他发现自己脱离了肉体，对此他感到惊讶。他看见和听见亲戚朋友在哀悼自己的躯体，并将它准备好等待葬礼，然而当他对他们作出反应时，他们既不听他，又不看他。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死了，因此他迷惑不解，他问自己是否死了。当他最后认识到自己已死了，他不知道他该去什么地方，或者该做些什么事情。他感到极其遗憾，又对他的状况十分沮丧。有一段时间，他便是处于在有形生存中他

所熟悉的那些地方的附近。

他知道自己仍然在某个体(被称作“发光”体)之中,它似乎没有实体的物质。于是,他能穿石过墙,甚至钻山,却遇不到任何阻碍。行走几乎不费时间即可完成,无论他想去哪儿,都立即便可抵达。他的思想和观念受到的约束也少了;他的心灵变得非常清澈,他的感觉似乎也更敏锐了,更完善了,在本质上更接近于神明了。如果他在有形生存中是盲人或聋子或瘸子,那么他将惊奇地发现,在其“发光”体中,他所有的感官,包括他肉体的所有能力,都已得到恢复,并得以强化。他可能会遇到同一类体态的其他存在物,可能会遇到所谓的一束清晰或纯洁的光。西藏人忠告走向这一亮光的濒死者,唯以爱和同情对待其他存在物。

该书也描述了濒死者所体验到的极度宁静和满足的感觉,以及反映濒死者一生所做所为(包括善与恶)的“镜子”,它让当事者和进行审判的存在物看得一清二楚。在这种情形下,歪曲是不可能的;就自己的生活撒谎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虽然《西藏死者书》包含了我的调查对象所未曾体验过的许多后期的死亡阶段,但这点是一目了然的,即在这一古代文稿的描写和 20 世纪美国人对我讲述的事情之间,存在某种惊人的相似。

第四节 伊曼努埃尔·斯维登堡

斯维登堡1688年生于斯德哥尔摩，卒于1772年。他在生前颇有名望，并在自然科学的不同领域里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其作品起先涉及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得到了相当的公认。然而在晚年，他却经历了一场宗教危机，并开始讲述他所声称的与来自另一世界的精神存在物进行交往的体验。

他的后期作品处处都生动地描绘了生命在死后是什么模样的，他所描述的一些精神上的体验和那些从死神边上归回者的讲述，其间的相互关系同样也是令人惊讶的。例如，当肉体的呼吸和循环功能停止时，斯维登堡是这么描述的：

人还没有死去，他只不过脱离了在尘世中对他有用的肉体部分。……当人死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①

他宣称自己曾经历过死亡的早期事情，有过脱离身躯

① 所有斯维登堡的引语均出自《伊曼努埃尔·斯维登堡神学和宗教著作简编》（波士顿：克罗斯比和尼克尔斯，1853年），第160页至第197页。——原注

的体验。

我被带到了无感觉（就肉体感觉而言）的状态之中，这样也就几乎进入了濒死者的状态，然而带着思想的内在生命却依旧是完整的，这样我便看见和记住了发生的事情，以及发生在死而复生者身上的事情。……我尤其看见了心灵，也就是我的灵魂，被拖出和……拉出了……肉体。

在这体验中，他遇到了他认为是“天使”的存在物。事实上，它们问他是否已准备好去死。

那些天使首先问我的想法，它们不知我的想法是否与其他死者的一样，他们通常想的是关于永恒的生存。它们希望我记住那种想法。

但是，斯维登堡和神灵们之间的交往不同于尘世的、人类的交往。它几乎是思想的直接传递，因而，没有误解的可能。

神灵们是用一种通用的语言进行交谈的。……每个人死后便立即会使用这种通用的语言……它适合于其灵魂……

一名天使或一个灵魂对人说的话，听起来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的话同样宏亮，但前者唯有自己听到，

站在边上的其他存在物是听不到的，原因是，天使或灵魂的话语首先进入人的思想……

这新近死亡的人并不认识到他已经死亡，因为他依然处在一个好几个方面都类似于其有形体的“体态”中。

死后人的最初状态类似于其尘世的状态，因为那时他在外观上是相同的……于是他只知道自己仍呆在尘世上。……因此，在他们对尘世间所具有的体态和官能感到怀疑之后……他们便产生了这样的欲望，想知道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

然而，精神状态所受的限制很少，领悟、思想和记忆更加完善，时间和空间不再成为障碍了，而它们在有形存在中却是障碍。

一切灵魂……都处于更完美的状态中，其感觉、思想和领悟莫不如此。

濒死者也许会遇到在尘世间他所认识的、已死去的其他灵魂，它们会在那儿帮助他走向另一世界。

刚刚脱离尘世者的灵魂……被他的朋友以及他在尘世间所结识的人认了出来，……为此朋友们指点他有关永恒生存的一些事情……

往日的生活情景可能会以幻影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他记得每一处细节，他不可能撒谎或隐瞒什么。

内在的记忆……铭记了一切事情……都是一个人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从最早的婴孩时期直至风烛晚年。当一个人进入另一世界时，他携带着所有这些事情的记忆，最后又得面对这些事情。……所有他曾经说过的和做过的事情……在天使面前一展无遗，那些天使都处在一种如同白昼般清晰的亮光之中。……而且……在尘世间藏得那么严实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在人死之后原形毕露的……当灵魂在天国之光的照耀下，它就像是一座雕像。

斯维登堡也描述了弥漫于来世的“上帝之光”，一种他自己瞥见过的、亮得无以形容的光，这是真理和领悟之光。

就像《圣经》、柏拉图的著作和《西藏死者书》那样，我们在斯维登堡的作品中也发现了与当代濒死体验惊人相似的情况。当然还会有这样的问题：这种类似是否真的那么惊人？例如，有些人会说，这些不同作品的作者可能彼此有影响。或许某些情形能佐证这一说法，但不是全部的。柏拉图承认自己从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那儿多少得到了某些领悟，所以他也有可能受到孕育了《西藏死者书》同一传统的影响。反过来，希腊哲学思想又影响了某些《新约》作者，因而也可以说，保罗对精神体的论述部分地来源于柏拉图。

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形下，要确定是否有这类影响，是不大容易的。每一位作者似乎都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它们也出现在我的访问中），但是这位作者是决不可能从先前的作者们那儿得到这些细节的。斯维登堡读过《圣经》，熟悉柏拉图，然而，他好几次提到这一事实：一个刚刚死去的人可能并不认识到自己已死了一段时候。这一事实——在当代濒死者叙述中是屡见不鲜的——在《圣经》或柏拉图那儿显然没有被提到，而《西藏死者书》倒是强调了这一事实。斯维登堡当然是不可能读到最后一本书的，因为这本书直到1927年才被翻译过来。

那么我所收集的濒死体验是否受到了上述作品的影响？和我有过交谈的所有人，在他们的体验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圣经》的影响，有两三个人对柏拉图的观点有些了解。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知道像斯维登堡作品或《西藏死者书》那样隐秘的书籍。然而，好多没有出现在《圣经》甚至柏拉图作品中的细节，却在我所收集的叙述中层见叠出，而这些细节又与那些更不常见的原始资料所提到的现象和事件不谋而合，天衣无缝。

必须承认，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和死而复生的现代美国人的叙述之间所存在的那些相同和类似之处，虽然惊人，但尚未得到明确的解释。我们或许可以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西藏贤哲的智慧，保罗的神学和显圣，柏拉图奇异的洞悉和荒诞的说法，以及斯维登堡的精神新发现，它们怎么不仅彼此那么一致，而且和现在活着的人中间曾离死亡最近者的叙述也是那么一致的呢？

第四章 问 与 答

看到这里，读者会有许多疑问和异议。数年来，在私下和公众面前，我一直在谈论这一话题，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的要点是相同的，所以我能将那些提得最多的问题编集在一起。在本章和下一章内，我将回答这些问题。

问：所有这些是不是你在无中生有呢？

不，我没有。我极想从事精神病学和医学哲学的教育，而想永远维持一个骗局的企图对我的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

另外，我的经验是，只要一个人在其熟人、朋友和亲戚中对这种体验的发生作些认真的、富有同情心的询问，他不久就会打消种种疑虑的。

问：你是否不现实呢？这些体验到底是否普遍？

我首先承认，由于我手头案例样本自身受到必要的限制，所以我无法提供该现象具有统计意义的发生率或普遍程度的数字估测。不过，我很想这么说：这些体验的发生远较那些对此毫无研究者所能猜测的更为普遍。我给许多不同背景、不同人数的听众作过多次公开的演讲。在每次讲座后，总有某个人会给我讲述他的故事，有时甚至就讲给大家听。当然，人们总可以这样说（也的确如此！），那些有此体验的人更有可能来参加这种题目的讲座。然而，我所遇到的许多情形是，有些相关者并不是冲着题目来听讲座的。例如，我最近给 30 个人作了演讲，其中有两个人具有濒死体验，而他们之所以来参加，仅仅是因为他们和另外 28 个人同属一组的。两人事先都不知道我演讲的题目。

问：如果濒死体验真像你说的那么普遍，为什么它还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呢？

原因似乎有几个。我认为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一般是坚决反对谈论肉体死亡之后生存的可能性。我们所处的时代，在理解和征服自然方面，科学和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许多人或许觉得，死亡之后仍有生命这一观念，属于我们“迷信的”往日，而不属于我们“科学的”今天，因而对这一观念的论述，在这些人看来，似乎多少是一种返祖现象。于是，那些有过为当今科学所鞭长莫及的濒死体验的人便受到了讥笑嘲弄。知悉了这种种态度，那些具有超越物质世界体验的人，通常不大情愿堂而皇之地讲述

这些体验,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那些具有这类体验的人,由于害怕别人说他们“鬼迷心窍”或“想像特奇”,而将极其丰富的材料秘藏于心中,他们只对一两个亲朋好友提起过。

另外,一般大众回避濒死遭遇的话题,似乎部分地源于一种涉及注意力的普遍的心理现象。我们日常所见所闻的大部分没有在我们意识之中留下任何痕迹。然而,倘若某一东西明显地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从此便会对它留心起来。许许多多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在知道了一个新词的意义后,在以后几天的看书读报中,都将遇到这个新词。这并不能解释为该新词刚刚在语言中站住脚,并处处出现;而是因为读者在不知道该词的意义之前,通常都是无意识地跳过了这个词,尽管它一直出现在阅读物之中。

下述的是同样的情况。我在最近的一次讲座之后,让大家讨论,一位问了第一个问题的医生说:“我从医多年,如果这些体验像你说的那么普遍,为什么我倒从未听闻?”我知道在座的或许有某个人曾遭遇过一两回死亡,于是我赶紧将问题转嫁给听众。我问:“在座的还有谁听到过这类体验?”这时那位医生的妻子举起了手,接着讲述了他们一位挚友的故事。

再举一例。我认识一位外科医生,他只是在报上读到了一篇有关我演讲的旧文章后,才开始明白这些体验。第二天,一位病人主动向他讲述了非常类似的体验。这位外科医生坚信,该病人不可能已经听到了或读到了我的研究,事实上,这位病人吐露真情,只是因为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事情感到困惑,有些吃惊,他在征求医生的意见。在上述两个事例中,两位医生很可能早已听到了这种体验的案例,但又将它们视作个人的怪癖,而不看成一种普遍的现象,因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最后,即使有人怀疑,为何在许多人中,偏偏医生没有遇到这些现象,那么在医生方面的另一个因素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医生似乎不知道种种濒死现象。在培养医生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告诫未来的医学博士们,必须留神病人自述的感觉。一个医生受到的教育是要密切注意病程的客观“迹象”,而不能全信病人的主观报告(“症状”)。这么做当然理由充分,因为人们能很容易地对付客观的东西。不过,这一态度的结果便是藏匿了濒死体验,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会经常询问那些由他们教活的临床死亡者的感受和知觉。照我想来,那些在理论上最有希望揭开濒死体验之谜的医生,由于抱着上述的态度,事实上在知悉濒死体验方面反倒不如别人。

问: 在这一现象中,你发现男女之间有没有任何差异?

在男子和女子叙述的体验内容或种类中,似乎根本没有任何差异。我曾经注意到男子和女子都描述了前文濒死体验中的普遍现象,男女叙述中似乎没有举足轻重的不同之处。

但是,在被研究的男女之间仍有种种差异。总而言之,具有死亡体验的男子,比起女子来,对这种体验远要沉默得

多。有许多男子只是简单地讲了体验，而当我试图安排一次详谈时，他们却对我的书信或电话置若罔闻。比起女子，有更多的男子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想忘记它，抑制它。”这常常暗示了怕受到讥笑的恐惧，或表明他们无法详细描述这类体验中的情绪。

虽说我还不能解释这一差异，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并不是注意到这种差异的唯一的 researcher。著名的心灵研究家罗素·莫尔斯博士曾对我说起，他和别人都已观察到了这种差异。在对他叙述超自然体验的人中间，男子只相当于女子的三分之一。

另一有趣的事实是，在这些体验中，发生在怀孕期的案例比人们想像的要多。同样，我还不能解释其原因。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怀孕本身在许多方面就是一种较危险的生理状态，伴随着潜在的并发症；加上唯有女子才能怀孕，而且女子不像男子那么沉默，这样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些体验在怀孕期中频繁地出现。

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不全在对你撒谎？

那些没有听到和看到别人理智地讲述濒死体验的人，很容易作这样的假设：这些故事纯属谎言。然而我的情形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我曾目睹了老练的、情绪稳定的成人（有男有女）在对我讲述远至 30 年前的事情时，精神不济，泪流满面。我在他们的言语中察觉到书面描述所无法真正传递的真诚、激动和感情。

除了我自己的看法外，尚有几点无懈的考虑能有力地否决捏造的假设。最明显的是，人们难以解释这么多叙述的相同之处。八度春秋，那么多人跑来对我撒同一个谎，这该如何设想？此处，串通有其理论上的可能性，人们自然可以这么想像：数年前，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一个年迈的夫人，新泽西州的一个医学生，佐治亚州的一个兽医，还有许多别的人，抱成一团，密谋对我设置一个精巧可爱的骗局。然而，我并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问：如果他们没有公然撒谎，也许他们巧妙地作了歪曲。在几年中，他们将自己的故事大加发挥，这有没有可能呢？

这问题指的是一种广为人们所知的心理现象：一个人起先相当简单地讲了一次经历或事件，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却将此敷衍成一个非常详尽的叙述，每讲一次便增加一处细节，最后连讲述者自己竟也相信了起来。经过如此一番添油加醋，这故事到末了与最初的模样大相径庭。

然而，我不相信在我研究的案例中，这一机制有过任何重要的作用。首先，我在当事者有这类体验后不久（在有些案例中，当事者仍在医院里康复）所收集的叙述，与那些数十年前有此体验的人所作的叙述是同一类的。其次，只有在少数几个案例中，当事者是将笔记读给我听的，他们在这类体验之后便作了文字描述，而这些描述与间隔数年后凭记忆所讲述的体验同属一类。再则，我往往是体验者第一

个或第二个听闻者，而且叙述者极不情愿，即使有些体验发生在数年前。虽然在这些案例中，锦上添花的机会几乎不存在，但是这些叙述与常常隔了数年的重新叙述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同。最后，在许多案例中，挂一漏万倒是十分有可能的。精神病学家所谓的“压抑”是这么一个心理机制：人们有意识地控制不受欢迎的记忆、情感、念头，等等，或者使它们瞒过意识。在许许多多的约谈过程中，叙述者讲的话极其有力地表明，压抑是存在的。例如，有一位十分详尽地对我讲述了其“死亡”期间体验的妇女说：“我觉得体验到的不止这些，但我无法统统记住。我竭力抑制，因为我知道别人可不会相信我说的一切。”有一名男子，在越南得重伤，在手术中曾经历心搏停止。他很难在情绪上面对其脱离身躯的体验，“我甚至现在想讲，也找不出词来……我觉得有好些我已记不得了，我曾力图忘记它。”简而言之，在这些叙述中，添油加醋没有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点似乎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问：这些人在其体验之前是否相信某一宗教？如果是，那么这些体验是否受到当事者宗教信仰和背景的影响？

似乎有一些。如前文所提及的，虽然对存在光的描述没有什么不同，但人们将不同的特性归附于它，显然是作为个人宗教背景的一种功能。不过在我的研究中，我始终没有听到有人提及在我们社会中人们所熟悉的天堂或地狱之类的景象。事实上，有不少人强调，他们的体验与他们在宗

教熏陶下所产生的期望是多么的不同。一位“死过”的妇女说：“我过去总是听到别人这么说，你死后会见到天堂和地狱，但我一个也没看见。”还有一个在重伤后有脱身躯体体验的夫人说：“奇怪的是，在我所受的宗教教育中，别人总告诉我，你一死，你便会站在这些瑰丽的、镶着珍珠的大门前。然而事实是，我徘徊在我自身的肉体周围，如此而已！我被闹糊涂了。”另外，在少数情况下，报告来自那些在体验前缺乏宗教信仰或熏陶的人，但其描述的内容似乎与那些具有坚定宗教信仰者所讲述的没有差别。在少数案例中，有人曾受到宗教教义的影响，早年又摒弃了它们，但在这种体验之后，却产生了新的、深一层的宗教情感。有些人说，虽然他们曾读过宗教作品，如《圣经》，但在他们的濒死体验前，却从没有真正理解他们读到的某些东西。

问：如果有，那么你所研究的体验与肉体再生的可能性有什么关系？

在我看来，我所研究的案例，没有一宗表明发生了肉体再生，然而须切记的是，也没有一宗排除肉体再生。如果肉体再生的确发生，那么在脱离旧肉体、进入新肉体的过程中，在某一地方很可能存在着间隙。因此，采访从死神边上回来者的技术便无论如何不是研究肉体再生的好方法。

其他方法能够、且业已用于探索肉体再生。例如，有些人试用了“远时代回溯”技术。^① 受实验者被施以催眠术，又

^① 原文为：the technique of “far age regression”。

得到这样的暗示：他该在内心逐渐地回溯到其人生的早期。当他退到他所能回忆的、今生今世最早的体验年代时，人们又让他尝试退得比这年代更远！这时，许多人开始纤悉无遗地讲述年代久远、地域偏僻的前世生活。在有些案例中，这些描述经检验极为准确，甚至在受实验者的确不能以任何正常的方式知悉他描绘得如此准确的事件、人物和地点时，这样的叙述仍然发生。最著名的是布里戴·墨菲案例，不过还有好多别的案例，有些甚至更叫人难忘，且有更多的材料证明，然而知者甚少。读者若想对这一问题刨极寻底，请参阅伊恩·史蒂文斯（医学博士）杰出的研究专著《暗示肉体再生的二十案例》。《西藏死者书》也值得一提，该书异常准确地描述了濒死遭遇的各个阶段，作者说肉体再生确实发生于某一稍后的时刻，那当然后于我的调查对象所讲述的事件。

问：你是否采访过具有自杀企图的濒死体验者？如果是，那么这种体验有否不同之处？

我的确知道在少数案例中，外观上的“死亡”是由自杀企图造成的，这些体验以不愉快为其共同的特征。

像一位妇人说的那样：“今世苦，来世仍旧苦。”总之，他们说，那些他们想以自杀来逃避的冲突，在他们死后依然存在，只不过情形更复杂一些。在脱离肉体的状态下，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更无良策，他们还得眼看着由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幸后果。

有一名男子，因爱妻亡故而痛不欲生，结果持枪自杀“死去”；后来又被救活。他是这么说的：

我没有去〔我妻子〕那儿，相反我来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我当即明白我所犯下的错误。……我想，“要是没有这么做该多好。”

其他有此不愉快的“地狱边缘”状态的体验者说，他们当时觉得要在那儿呆上好久。他们在尚未完成这项“任务”——达到生存目的——之前便想得到解脱而“触犯天条”，这就是惩罚。

这些讲法与几个因其他缘故而“死亡”的人的叙述不谋而合。后者告诉我，当他们处于这种状态时，他们得到暗示，自杀是一种极为不幸的行动，接踵而来的是严厉的惩罚。一名因事故而有濒死体验的男子说：

〔当我在那儿的时候〕我感到我绝对不能做这两件事，一是杀自己，二是杀别人……如果我自杀，我便是当着上帝的面将其礼物扔了回去……而杀别人便是妨碍了上帝对那个人的意图。

至今为止，有许多不同的叙述表达了类似上述的观点，它们与最古老的、反对自杀的神学和道德论点所包含的观念是一致的，这一论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思想家的著作

中,这些思想家有圣·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康德^①等,不胜枚举。在康德看来,自杀者是在与上帝的意图作对,被看成是其创造者的逆子。阿奎那以辩证证明,生命是来自上帝的礼物;而收回礼物的特权,不在于人,在于上帝。

然而在讨论这一问题中,我不想审定任何对自杀的道德评价,我仅仅叙述了有此体验者对我所讲的一些事。眼下我正在撰写有关濒死体验的第二本书。在该书中,这一题目以及其他一些题目,都将得到详细的阐述。

问: 你有否跨越文化的案例?

不,我没有。事实上,我说自己的研究是“不科学的”,其许多原因中的一点便是,我所听取的那群人不是人类的随机样本。要是可能的话,我是非常乐意听到爱斯基摩人、夸基乌特尔印第安人、那伐鹤人、瓦图西部落成员^②等讲述他们的濒死体验,然而,由于受到地理和其他方面的限制,我还没能找到这样的案例。

①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经院哲学家;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② 爱斯基摩人(Eskimos): 居住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民族;

夸基乌特尔印第安人(Kwakiutl Indians): 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部落;

那伐鹤人(Navahos): 美国当今最大的印第安部落,居住在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犹他等州;

瓦图西部落(Watusi tribe): 非洲布隆迪两大民族之一。

问：历史上有没有濒死现象的例子？

就我所知，是没有的。不过，由于我在现今的事例中忙得不亦乐乎，所以我无暇顾及这一问题。倘若能发现过去也有类似的叙述，那我是决不会感到惊讶的。另一方面，我极其怀疑，在更早的年代里，濒死体验会比近几十年更加普遍，原因很简单：先进的复苏技术只是在近几十年中才成为可能的。在我们时代被救活的许多人，在过去只能命赴黄泉。将肾上腺素注入心脏、电击心脏的机器以及人工心脏、人工呼吸器，均为医学进步的例子。

问：你是否研究了调查对象的病历卡？

只要有可能，我都研究的。在我被邀请去研究的案例中，病历卡证实了当事者的陈述。在某些案例中，由于被救活者的那段时间和（或）死亡已成往事，病历卡不复存在了。不过，缺乏病历卡证明的叙述与那些有病历卡的没有不同之处。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找不到病历卡，我一定让其他人（提供情况者的朋友、医生和亲属）作证，以便确认濒死事件的发生。

问：我曾听说人死了5分钟后是再也救不活的。可你说，在你的有些案件中，当事者“死亡”的时间长至20分钟，这是可能的吗？

人们在医学方面所听到的许多数和量都是中项值和平均数，不应该将它们视作绝对的数值。人们常听到别人引用的5分钟这个数字，便是一个平均数。在临床上可以不必去救活一个死了5分钟的人，这是一种单凭经验来做的方法，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大脑缺氧只要超过那段时间，便会受到损伤。然而，由于这仅仅是个平均数，人们便可以发现高于或低于这一数值的个别案例。我也的确发现过这样的案例，在20分钟后得到复活的人，其大脑没有受损的迹象。

问：这些人是否真的死了？

这一问题令人极感困惑，难以回答，主要原因之一是，它部分地也是一个语义问题，涉及“死亡”词语的含意。像新近围绕器官移植的激烈争论所揭示的，“死亡”的定义并没有确定下来，即便在医学界的专业人员之间也是如此。死亡的标准不仅在外行与医生之间有差别，而且在医生与医生之间、医院与医院之间也有不同。因此，这一问题的答案将依据“死亡”的含意而定。让我们依次看一下三种定义，并作些评论，这将是有益的。

1. “死亡”是临床上不能测出脉搏、呼吸、体温、血压数字。

有些人会这么说，如果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呼吸中断了一些时间，血压低得无法读出，瞳孔扩大，体温开始下

降,等等,那么他便已“死亡”。这是临床上的定义,数百年来,医生和外行都采用这一定义的。事实上,人们是根据这一标准而宣布绝大多数人为死亡的。

毫无疑问,在我所研究的许多案例中,这一临床上的标准屡见不鲜。医生的陈述和病历卡的证据都足以支持这个论点:“死亡”在这种意义上的确是发生了的。

2. “死亡”是脑波活动的停止。

技术的进步使检测生物过程的灵敏方法得以发展,它们甚至能测出那些难以明显地被观察到的东西。脑电图(EEG)记录仪能放大和记录大脑微弱的电势,近来,人们趋向于根据大脑缺乏电活动(由出现“平坦的”脑电图而确定)来判断“真正的”死亡。

显然,我所研究的全部复苏案例,都属于临床急诊,没有时间做脑电图,临床医生只顾尽力救活病人,这是对的。不过,有人因此会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判为“死亡”。

然而,我们暂时假设,在那些被认为死亡而又得以复活的人中间,有相当多的人出现“平坦的”脑电图,那么这又能否说明问题呢?我看不能,原因有三。第一,救人总是紧迫的事情,至多30分钟左右。而装配一架脑电图记录仪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复杂工作,即便是老练的技术员,为了获取正确的读数,也得花上一定的时间,有时甚至在最适条件下也是如此,这是相当常见的事。在急救中,混乱紧紧相随,出差错的可能性或许免不了。因此,即便一个人能出示濒死体验者平坦的脑电图,爱非议的人仍然可以说——说得倒也有理——那脑电图或许有误差。

第二,即便是装配适当的、极好的脑电图记录仪也不能使我们在任一案例中准确无误地判定,是否有救活的可能性。在后来被救活的人身上,曾测到过平坦的脑电图。过量服用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和体温过低都会造成这一现象。

第三,即便我能举出这么一个案例,在该案例中,仪器被证实是装配准确,问题依然存在。有人会说,没有证据表明,濒死体验发生在脑电图平坦的时候,相反,它出现在该波形前后。我因而断定,在目前的研究阶段里,脑电图不是很有价值的。

3. “死亡”是生命机能不可逆转的丧失。

有些人采用了更加严格的定义。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后来被救活了,那么在这之前,不管人们有多长时间测不出他的脉搏、呼吸、体温、血压数字,也不管他的脑电图有多长时间是平坦的,人们决不可说这个人曾“死亡”过。换言之,“死亡”被定义为一种肉体不能被复活的状态。显然,按照这一定义,我所有的案例都是不合格的,因为其当事者都被救活了。

我们至此已看到,问题的答案因“死亡”的定义而异。读者须记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词义上的争论,但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三种定义体现了重要的见解。其实,我倒想赞同第三种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最严格的。即使在那些心脏停跳一段时间的案例中,肉体组织,特别是大脑,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也一定是充满生机的(得到氧气和营

养的补充),人们不必因此而假定在这些案例中有什么生物学的或生理学的法则遭到了破坏。要使复苏得以可能实现,那么肉体细胞中必定残存着某种程度的生物运动,即使人们采用的方法在临床上不能观察到这些运动过程的显明迹象。然而,目前似乎不可能确定无还点^①在何处,它极可能因人而异,同时它或许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连续的变动区域。事实上,曾和我谈过话的大多数人,在数十年前是不可能被救活的;而未来的技术也许能使我们救活今天无法救活的人。

因而,让我们假设:死亡是心灵与肉体的分离,而心灵的确在此时进入了另一存在领域。以此推理,那么在死亡时,存在着心灵得以脱离的某种机制。然而,人们没有理由假定,这一机制的作用一如我们现在所认定(多少有些武断)的无还点。既然我们不必假定任一肉体系统总是运转良好,我们也不必假定,这一机制在每一事例中都能出色地工作,也许这一机制有时甚至在生理危机之前就起作用,使得少数人得以窥见其他种种现实。这将有助于说明下述这些人的叙述,当他们确信自己即将被杀死,甚至在肉体伤害发生之前,他们曾在脑海里闪回到过去的生活、有过脱离身躯的体验,等等。

我最后所要说的唯一断言是:不管人们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将不可挽救的死亡点定在什么地方,那些和我谈过话的人,远比他们无以计数的同胞们更接近这一死亡点。单

① 原文为:"the point of no return",意即生命的终点,或不可逆转的死亡的起点。

由于这一原因，我也极愿意听他们想说的一切。

然而，最终一分析，在本书讨论的内容中，对“死亡”（不可逆的或可逆的）的精确定义进行吹毛求疵实在是不得要领。在那些对濒死体验颇有微词的人心中，有某种更基本的东西，他们辩论说，只要肉体内存在着某种残余生物运动的可能性，那么这一运动可能会造成，于是也就说明了这类体验。

好吧，我在前文已姑且承认，在所有案例中，肉体内一定残存着某种生物机能。所以，是否出现了“真正的”死亡这一争论，其实已变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残余的生物机能是否能说明这些体验发生的原因。换言之：

问：有没有其他（即除了肉体死亡后的生存）解释？

这一问题使我们转入下一章的主题。

第五章 解 释

当然,对濒死体验有多种解释。事实上,从纯哲学角度来看,任何体验以及观察到的现象或事实本身都可以用无限的假定来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断地构筑在理论上成立的无数解释来阐述他想要说明的一切;对濒死体验,人们也可能作出各种解释。

在诸多的基于理论的解释中,有些是我的听众经常提到的,因而我观在想谈谈这些较普遍的解释,也将谈到另外一些至今虽没人向我提及、但以后可能会出现解释。我个人主观地将这些解释分为三类:超自然的、自然(科学)的和心理的。

第一节 超自然第释

虽说很少见,但在我的听众中,有一个人曾用恶魔来解

释濒死体验，他认为这些体验无疑是由种种邪恶力量导演的。对这类解释，我只能这么说：在我看来，要区分这类体验是由上帝导演的还是由魔鬼导演的，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观察当事者体验后的言行。我猜想，上帝总是设法让那些见到他的人变得友爱和宽容，而魔鬼却叫他的那些奴仆走一条仇恨与破坏的道路。显然，当我的调查对象从死神边上回来时，他们获得了新的信仰，矢志不移地走上了第一条道路，而决不踏上第二条道路。为了欺骗那些不幸的受害者，人们假定的恶魔必得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可又为了什么呢？），不过就这些诡计而言，我认为恶魔已惨遭失败，他无法为自己的阴谋网罗有说服力的使卒。

第二节 自然(科学)解释

1. 药理学解释

有人提出，濒死体验是由病人危急时所使用的治疗药物引起的。这个看似有理的观点源自几个事实，例如，大多数医学家和外行一般都承认某些药物会造成妄想和幻觉的精神状态和体验。再者，我们的时代十分关注药物滥用的问题，公众的注意力也较多地集中于药物不正当的使用方面，如LSD^①、大麻等，这些药物确实会使人产生幻觉。最

① 全称“二乙麦角酰胺”，一种致幻药。

后,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甚至许多医用药物对心理也会产生各种作用,这些作用可能类似于死亡体验中的事情。例如,开他敏^①这种药物是静脉注射的麻醉剂,其副作用在某些方面同脱离身躯的体验相似。人们将它归在“分离性”麻醉剂一类,因为在该药发生作用期间,病人不仅对疼痛、而且对整个外界环境都没有什么反应,他感到与外界“分离”了,这外界也包括他自身的某些部位,如腿、手臂等。在脱离麻醉状态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也许会有心理失调现象,包括幻觉和异常生动的梦(注意有几个人就是用了“分离”这个词来描述他们处于脱离躯体状态时的感觉的)。

此外,我还收集了几个人的叙述,他们在麻醉状态中看到了死亡景象,而他们又肯定那是属于幻觉一类的。现举一例。

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去牙医处补牙,医生让我吸入笑气。吸这东西,我有些紧张,因为我怕再也醒不过来了。当麻醉剂起作用时,我感到自己在作螺旋式运动,但并不像是我在转,而是像那医生的椅子在作螺旋式上升,并且越来越高。

当我到达螺旋的顶端时,四周很亮、很白,众天使下来接我上天堂;我用了“众天使”,因为一切很模糊,但我确信不止一个。

牙医和护士有时在谈论别人,我听到他们在说话,

① 开他敏(ketamine):又称“氯胺酮”;一种非巴比妥类的全身麻醉剂。

可当他们说完一句话时，我连这句话的开头部分都记不起来了。但我知道他们在交谈，而且他们的话音回声不绝，这回声似乎越传越远，就像在群山之中。我现在还记得我是在上面听到他们谈话的，因为我感到我好像在很高的地方，正走向天堂。

我只记得这些了，还有就是想到死，我不曾感到害怕或恐惧。其实，我那时很怕下地狱，但当这些发生时，我对自己将进入天堂一点也不怀疑。事后，我对死亡居然不使我感到害怕颇为惊讶。以后我明白了在麻醉状态中，没有什么会使我害怕的。整个过程都是令人愉快的，因为我肯定是那气体才使我无忧无虑的，这些都是由气体造成的。当时的一切十分模糊，事后我也没有细想。

请注意这段体验和其他一些当事人认为是真实的体验之间的几处相似。这位妇女描述了一种明亮、雪白的光，遇到了一些要把她带到世界另一边去的人，以及对死毫不在意。另外还有两点表明了一种脱离身躯的体验：她感到从高处听到牙医和护士谈话，还有她的“漂浮”感觉。

另一方面，这个故事的其他细节就不是典型的、据称确已发生的濒死体验。那辉煌的亮光并没有人格化，也没有出现不能言喻的安宁和幸福的感觉。对死后世界的描述拘泥于字面，并且她说其描述与自己的宗教熏陶相一致。她遇到的存在物被看作“天使”，她还说到要去“上面”的“天堂”。她说没有看到自己的躯体，或处于别的体之中。她清

楚地感到医生的椅子在作旋转运动，而不是她的身体在移动。她反复强调自己体验的模糊性，显然这对她信仰来世并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她现在倒怀疑起人体死亡后的生存了)。

在比较显然是由某一药物引发的体验和据称是真实的濒死体验这两类报告时，有几点需要提一下。首先，那些将药物所致的一类体验告诉我的几个人，与那些报告了“真实的”濒死体验者比较起来，具有同等程度的热情、想象力、聪明和稳定的情绪。其次，这些药物引起的体验极其模糊。最后，对药物所致的体验的种种叙述，不仅本身各不相同，并且也与“真实的”濒死见闻相去甚远。需要指出的是，在选用“麻醉”型体验的具体案例时，我有目的地选择了一个同那类“真实的”体验最接近的例子。因此，我认为这两类体验之间一般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此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因素，它们否定了人们对濒死体验所作的药物学解释。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案例中，人们在产生这种体验之前并没有使用任何药物，有些人甚至在濒死事件发生后也没有使用药物。事实上，许多人一直对我坚持这一点，即体验的的确确发生在任何药物治疗之前；在有些案例中，这类体验的发生远在医疗之前。即使在濒死事件发生前后用过治疗药物的案例中，对不同的病人所用的药物也不尽相同，既有像阿斯匹林、抗菌素、肾上腺激素之类的物质，也有局部的和气体的麻醉剂，这些药物绝大多数与中枢神经系统或心理作用没有关系。同样应该指出的是，那些没有使用过半点药物的人所叙述的体验，

同那些正在接受各种医疗的人所叙述的体验，这两组体验之间没有任何差异。最后，我将不加评论地指出，一位妇女在相隔数年的时间内两度“死亡”，她说她第一次缺乏体验，原因就在于她当时正处于麻醉状态之中；第二次由于不使用任何药物，她倒有了一种非常复杂的体验。

现代医学的药学有这么一条假定，即对精神起显著作用的药物会引发相应的种种心理事件，而这种观念似乎也为我们社会中的许许多多外行所接受，因此人们认为这些心理事件是“不真实的”、“幻觉的”、“妄想的”或“只在心间的”。然而必须记住，这种观点远没有为一切人所接受。对药物及其使用后产生的体验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我指的是独创性地和探索性地使用我们所谓的“致幻性”药物。长期以来，人们在获得其他意识状态和达到其他现实层次的追求中，已转而使用这类对精神起显著作用的合成药（要了解对这方面药物使用的生动、迷人的新说明，请看医学博士安德鲁·威尔的近作《自然精神》）。这样，药物的使用在历史上就不仅与医学和治病有关，而且也与宗教和寻求启蒙有关。例如，在广为报道的美国西部印第安人举行的、崇拜仙人球膏的仪式上，印第安人为了获得宗教幻景和启蒙而服食仙人球（内含仙人球毒碱）。类似的崇拜遍布全世界，其信徒都相信他们所用的药物，会开辟一条通往其他现实领域的途径。假定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也能假设药物使用不过是获得启蒙和发现其他存在领域的许多途径之一；濒死体验因而可能是这类途径中的另一条吧。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像上述药物所致的

体验类似于濒死体验。

2. 生理学解释

生理学是生物学中有关生物细胞、器官和整个躯体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分支。我常听人提到的、对濒死现象所作的生理学解释是,因为在临床死亡和其他严重的躯体紧张时,大脑得不到氧气的供给,所以人们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必定代表了正在死亡的大脑所作的、像是某种补偿性的最后喘息。

这个假设的主要错误仅仅在于:只消看一下前文叙述的濒死体验,人们很容易发现,许多濒死体验发生在上述解释所需的生理紧张之前。事实上,在少数案例中,当事者面临死亡时根本没有躯体的伤害,然而在重伤案例中出现的每种成份,也同样地出现在没有伤害的例子中。

3. 神经病学解释

神经病学是有关神经系统(即大脑、脊髓和神经)疾患的病因、诊断和治疗的医学专业。同那些濒死者的叙述相似的现象在某些神经病情形中也有显露,因此,有些人会以濒死者神经系统的、假定的机能障碍,来对濒死体验作出神经病学的解释。现在让我们就死亡体验中最显著的两件事来看一下神经病学方面的相似情况:濒死者一生事件的瞬间“回顾”和脱离躯体的现象。

我在一家医院的神经病科病房里遇到一位病人,他向我描述了一次奇特的疾病发作,其间,他看到了自己早年生

活事件的闪现。

第一次发病时，我正瞧着在病房那一头的一位朋友，他脸的右半边开始有点变形了，突然，我的意识中闪出了往事的影像，这些往事就像真正发生时那样生动、色彩逼真，并且也是立体的。我感到恶心，极为惊讶，以致我力图回避这些影像。自那时起，我有过好多次这类遭遇，我已学会了听之任之。我能作的最贴切的比喻，是把它比作新年电视中的电影，那年发生的事情在屏幕上闪现，当你看到一幅图像，还没来得及思考，它就过去了。我脑子里出现的影像就这样，我看到一件事，然后想：“噢，我记得它。”可当我想记在心里时，另一个影像出现了。

这些影像展现的是的确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任何改动。即使这样，在它过去之后，我还是很难回忆起我所看到的影像。有时，所出现的影像是一样的；有时则不同。它们出现时，我想：“噢，这些同我以前看到的一样。”但结束后，我就几乎想不起究竟是什么了。它们似乎都不是我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事件。事实上，没一件是重要的，都像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它们的出现毫无次序，甚至不同于它们在我生活中发生时的次序，它们只是来去随意、自由。

当影像出现时，我仍能看见周围发生的事，但我的悟性却消失了，我不那么机敏了，脑子的一半似乎让那些影像所占据，而另一半则用于我正在做的事情上。看

到我发病的人说，它只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可对我来说，却恍如隔世。

这些发作无疑是由大脑中的刺激性病灶所引起的，它们同我的濒死者所讲述的全景式记忆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例如，上述病人发作的形式是生动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立体的视觉影像，而且这些影像的出现，似乎完全和他的意向无关；他还说这些影像来得极快；他强调，与疾病发作同时出现的是时间感失准。

另一方面，两者也有很大的差异。不同于那些在濒死体验中所看到的那样，上例中的记忆影像不是按照生活中的次序出现的，也不是一下子全都出现在统一的景象中；它们并不是生活中重要的或有意义的事件，而是琐碎之事，因此，这些影像出现在他面前，似乎并非出于审判或教育的目的。许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指出，他们在“回顾”之后，能比过去更清楚、更详细地回忆往事；而这位病人却说，他无法回忆在疾病发作后出现的影像。

脱离身躯的体验在所谓的“自视幻觉”^①中有一神经病学上的类似情况，N·卢基亚诺维奇博士在医学杂志《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档案》上所发表的一篇出色的文章，就是关于这类幻觉的。在这些奇怪的幻景里，当事者在自己的视野中看到了自身的投影。这个奇特的“幽灵”模仿着原型的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当这一原型在一段距离之外（通常就在眼前）看到自己的身影时，他极感困惑。

① 原文为：“autoscopie hallucinations”。

虽然这一体验同前文描述的脱离躯体的幻景有些相似，但两者的不同之处远远超过了相同之处。自视的幻像在当事者看来总是活生生的，有时他认为这种幻像比他自身更有活力和觉悟，而在脱离身躯的体验中，躯体看上去像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只是一副壳子；自视者还会“听到”他的幽灵对他说话，给他指示，嘲笑他，等等；在脱离身躯的体验中，整个躯体都能看到（除非其某一部分被遮盖了），而自视中的幽灵通常只让当事者看到胸部或颈部以上的部位。

其实，自视中的复制影像，不是与濒死者所见的肉体，而是与我所谓的精神体具有更多的相同特征。自视中的幽灵，虽然有时带着颜色，但通常被描绘成飘渺的、透明的和无色的。实际上，当事者可能会看到他的影像穿过门户或其他物体，却遇不到任何麻烦。

我现举一例，那是别人对我描述的一次明显的自视幻觉。这次幻觉很奇特，因为它同时涉及到两个人。

在我和妻子结婚前两年的一个夏夜，大约11点钟，我用自己的敞蓬运动车送她回家。我把汽车停在她房屋前面昏暗的大街上，当我俩同时抬头并看到我们自己的巨大影像时，我俩都很惊讶。我们看到自己影像的上半身，并肩坐在我们正前方100英尺开外的大树里。影像很暗，简直就像剪影。我们看不清他们，但他们确实是我俩的复制品，我和妻子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毫不费力。他俩在动，但在模仿我们的动作，因为我们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看着他们。他们所做

情有，我的影像拿起一本书，将其中的某些东西翻给我妻子的影像看；她靠了上去，更仔细地看者书。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至少有30分钟，边观看边谈论所见之事。要不是我妻子不得不进屋，我想我俩那晚也许会一直这样坐下去。最后，我们一起走上山坡，来到她家门口，我下山回来时又看到了那些影像。当我驾车离开时，他们还在那儿。

这绝对不是我们在挡风玻璃上的投影，因为车顶已卸下，我们一直是从挡风玻璃上面看他们的，而且我们都没喝酒，即使现在也不喝酒。这事发生在我们听说有LSD或类似药物的前3年。那天虽已夜深，可我们并不疲倦，所以我们没有睡着，也不是在做梦。我们在观看这些影像并交谈的时候是非常清醒的、警觉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惊愕与兴奋。

我们假定，自视幻觉在某些方面像是与濒死体验有关的脱离躯体的现象。然而，即使我们着眼于所有的相同之处，而完全忽略不同之处，自视幻觉的存在也还是不能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脱离身躯的体验。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人们对自视幻觉也作不出什么解释，虽然不少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医师曾作出许多相互抵触的解释，但现在尚无定论，还没有一种理论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因此，欲将所有脱离身躯的体验都解释成自视幻觉，这无非是用一个谜来替代另一个谜罢了。

最后，还提一点，它同我们从神经病学角度解释濒死体

验的讨论有关。在一个案例中,我发现这样一位调查对象,他在一次濒死遭遇后得了神经系统方面的后遗症,那是一种轻微的缺陷,他身体一侧的一小组肌肉部分地麻痹了。虽然我经常询问那些调查对象,是否有任何后遗症缺陷,但这是我所发现的、在濒死遭遇后留下神经损伤的唯一例子。

第三节 心理解释

在现代,有些科学已是严格和精确的了,然而心理学远未达到这一程度。心理学家仍因其不同的观点而分成五争的学派,他们对心理的存在和本质有不同的观点、研究方法和根本理解。所以,解释者因所属的学派不同对濒死体验的心理解释也就相应地不同。此处,我不想就人们可能提出的每一种心理解释进行探讨,我只想依据我的听众最常提及的几种解释,当然它们对我也是最有吸引力的。

我在前文已提及两种常见的心理解释,它们假设存在着有意识的撒谎或无意识的添油加醋。在本章内,我想提另外两种解释。

1. 隔离研究

在我就我的研究所作的公开讲座中,没有一个人曾根据隔离研究的结果而提出濒死体验的解释,然而正是在这一比较新颖、发展迅猛的行为科学领域中,那些与死亡体验

阶段最相似的现象,在实验室中得到了研究和再现。

隔离研究是对一个人处于某种隔离状态下的心理和身体发生何种变化的研究,例如,与他人的社交联系被阻断,或长期从事一项单调的、重复的工作。

有关这类情形的数据来自好几条途径,孤独的极地探险家、寂寞的海事幸存者,他们对自己经历的文字论述,包含了不少信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研究者试图在实验室中研究这些相同的现象,一个众所周知的技术是将志愿者悬于水箱中,而水的温度与志愿者的体温相同,这样便可以将重量和温度的感觉减低到最小;志愿者的双眼被蒙住,耳朵被塞住,以强化水箱黑暗而又隔音的效果;他的双臂套上管子,无法动弹,这样他便失去了许多联合运动和位置的正常感觉。

在这些和其他孤独的条件下,有些人体验了不寻常的心理现象,其中有许多与我在第二章中所概述的十分相像。一位妇女在北极孤独的情形中一个人呆了好长时间,她报告说她曾看见其一生事件的全景影像。在船失事后幸存的水手们,曾一连几个星期驾着小船孤独地漂流,他们说他们有过获救的幻觉,有时候那些来救他们的是些超自然的存在物,几乎像是鬼魂或精灵什么的。这与我的许多调查对象所遇见的亮光或已故者的灵魂是类似的,虽然不那么明确。在隔离体验中出现的濒死类型的其他现象包括:时间感的失准,部分脱离躯体的感觉,抗拒回归文明或告别隔离,以及与宇宙“同一”的感觉。另外,曾因海事或其他类似事件而遭隔离的许多人说,在身处这种环境几星期之后,当他

们回到文明中时，其价值观有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可能说，在那些事件之后，他们的内心更有安全感了。虽然，这一人格的整合相似于那些从死神边上回来的许多人所声称的。

同样，死亡情形的某些方面也十分相似于隔离体验和研究所发现的特点。濒临死亡的病人在医院的康复室里常常是隔离的、不动的，环境中的声光往往被减弱到最小程度，也没有人造访。人们不禁这么想，伴随着肉体死亡的心理变化是否产生一种根本的隔离，结果几乎完全阻断了进入大脑的感觉输入。另外，如前文详细讨论的，许多濒死者曾对我说起压抑的隔离感、孤独感和与他人不再交往的感觉，当他们脱离了自己的躯体时，他们便有这种种感觉。

当然，人们无疑也能找到一些两可的例子，难以确定他们是属于濒死体验呢，还是归于隔离体验。例如，一名男子因重病面住进了医院，他对我讲了下述他在医院期间的一件事情。

在医院里，我病得很重。当我躺在床上时，我总是看见图像，就像在看电视一样。图像内都是人，我看见他们逐个走近我，又离去，他们好像就在某处空间。我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身体有病，然而我开始感到纳闷，会发生什么呢？有些人我是熟悉的，他们是我的朋友和亲戚；而有些人我是不认识的。突然，我明白那些我所认识的人都已去世了。

有人会问，怎样划分这一体验，因为它与濒死体验和隔

离体验都有相似之处。它似乎有点类似于濒死体验，因后者包含了与故世者的灵魂相会的情形；又似乎不同于濒死体验，因没有出现其他濒死现象。有趣的是，在一项隔离研究中，受试者在一小室中独处了一段时间，他后来描述了种种幻觉，其中他看到了名人在他眼前走过。因此，上述体验算是由患者的重病引起的濒死体验呢，还算是由健康状况保证下的禁闭所造成的隔离体验？或许人们不能制定绝对的标准将这类体验归入不同两类中的某一类，两可的例子大概总是存在的。

然而，除了这些重叠部分，隔离研究的结果并没有为濒死体验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首先，发生于隔离状态中的多种精神现象，本身并不能为当今科学所解释。想通过隔离研究来解释濒死体验很可能仅仅是以一个谜取代另一个谜，就像以自视幻觉来“解释”脱离身躯的体验一样。因而，对隔离状态下的幻像本质有两种抵触的看法，有些人无疑认为这种种幻像是“不真实的”和“幻觉的”。然而人类有史以来，神秘主义者和沙蒙^①独居原野，为的就是得到开蒙和天启。通过隔离能得以灵魂再生的观念，在许多文化中是构成信仰系统的必要部分，也反映在许多重要的宗教作品中，包括《圣经》。

虽说这一观念对我们当今西方信仰结构来说有些陌生，但为此辩护者仍然很多，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最早、最有影响的隔离研究者之一、医学博士约翰·李利，新近写

① 沙蒙(Shaman):自称能单独与天神等接触的牧师或巫医。

了一本书，一部精神自传，题为《旋风的中心》。书中，他明确地表示，他认为在隔离状态下他所感受的体验是真正的启蒙和洞悉，根本不是“失真的”或“妄想的”。同样有趣的是，他讲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那与我所研究的十分相像；而他却将自己的濒死体验归类于自己的隔离体验之中。因而，在致幻药和死神的召唤下，隔离很可能是进入意识新领域的途径之一。

2. 梦、幻觉和妄想

有些人说，濒死体验或许仅仅是满足愿望的梦、想象或幻觉，它们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的——或是药物，或是大脑缺氧，或是隔离，不一而足。所以，他们倒想将濒死体验解释为妄想。

我认为有几个重要的因素能驳斥上述的解释。第一，想一想我们在别人描述内容中所发现的惊人相似，这还不包括另一事实，即濒死者所报告的最普遍的事情，显然不同于在我们社会中人们所想象的、发生在死者身上的事情。另外，我们发现这些讲述所构成的死亡经历的图画，惊人地符合根本不为我的调查对象所熟悉的、十分古老和隐秘的作品中的描绘。

第二，还有这样一个事实：与我谈过话的人并不是精神病的受害者。他们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在社会上发挥作用的、情绪稳定而又正常的人，他们有重要的工作和职务；而且干得认真、负责。他们有稳固的婚姻，关心家庭和朋友。与我谈过话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其生命中有过第二次离奇的

体验。最重要的是,这些提供情况者能区别梦幻和清醒的体验。

他们反而说,他们濒临死亡时所经历的,不是梦幻,而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在讲述中几乎总是向我保证,他们的体验决不是梦幻,那是毫无疑问的、的确确的真实体验。

最后一点,有事实表明,对于脱离躯体的某些报告,独立的确证是存在的。虽然我对他人的许诺使我不能提供姓名和识别的细节,但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足以让我这么说:我将继续处于困惑和愕然的境地。我个人认为,任何人,只消有条理地调查一下濒死体验,那么他很可能也会发现如此奇特、明显的确证。我相信,他至少会发现足够的事实使他感到疑惑:与做梦毫不相干的濒死体验为什么不应该归于完全不同的一类?

我最后想说的是,“解释”不仅仅是抽象的理性体系,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持有者自我的工程。人们在情感上似乎与自己设计的或采纳的科学解释的标准缔结了百年之好。

我就自己收集的有关濒死事件的叙述作过无数的讲座,我也遇到了不同解释的辩护者。那些长着生理学、药理学或神经病学脑袋的人,本能地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视作解释的源头,即便提出的案例似乎恰恰证明不了那样的解释。那些信奉弗洛伊德^①理论的人,很高兴地看到有光的存在,

^①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他们认为那便是调查对象的父亲的投射；而荣格^①的追随者则看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等等，不可悉数矣！

尽管我想再次强调，在本书中，我自己并不提出任何新解释，可是我也提出了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我对人们经常提到的那些解释感到疑问最少。其实，我真正想说的也只是：让我们至少保留这种可能性，即濒死体验代表了一种新的现象。为此我们也许不得不开辟新的途径加以阐释。

^① 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

第六章 感 想

在写作本书时，我始终敏感地意识到，别人很可能会误解我的目的和观点。我特别要告诉那些具有科学头脑的读者，本人完全清楚，自己为此做的一切并不是一项科学的研究。对那些从事哲学研究的同行们，我毫不含糊地说自己并无幻觉，以为“证实了”死亡之后仍有生命。要详尽地论述这些问题，恐怕会涉及本书之外的技术细节，所以我只想扼要地说上几句。

在类似逻辑、法律和科学这些专业化的研究中，“推论”、“证据”和“证明”实为术语，比其一般的用法要深奥得多。在日常语言中，这些字眼用得极为随便。只需浏览一下那些耸人听闻的大众杂志，一个人便会发现，某个不大可能的断言，几乎总有一段靠不住的叙述作为“证明”。

在逻辑中，依据一组给定的前提所进行的推论，决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碰巧瞎撞的事，它是由规则、惯例和法则极其精确而有效地限定的。当一个人说他得出了某个“推论”，那么他无疑也在表明，任何人，只要他在逻辑上不出错，也

一定能依据同样的前提得出同样的推论。

我说的这些也就表明了为何我拒绝从我的研究中做出任何推论，为何我说自己并不试图在为肉体死后灵魂犹存这一古老的说法构造证明。然而我又认为这些濒死体验的叙述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我想做的就是去寻找某种折衷的方法来解释它们，这一方法既不因这些体验没有构成科学的或逻辑的证明而排斥它们，也不借助那些含糊的、激动的断言，说什么这是死亡之后存在生命的“证明”，而将这些体验吹嘘得神乎其神。

同时，我似乎觉得还有这种未定的可能性，即我们目前不能提供“证明”，并不意味着我们为这些濒死体验本身的性质所限制，或许完全不同的是，我们为眼下公认的科学和逻辑的思想模式所限制，未来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观点很有可能与现在的天差地远（切记逻辑和科学的各种历史方法从未是固定的、静态的系统，而是发展的、能动的过程）。

因此，我最后得到的不是什么推论、证据或证明，而是一些远未确定的、有待解释的东西：情感、问题、比拟、令人困惑的事实。其实，如果问我这一研究对我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不是问我从这一研究中得出了什么结论，这或许更适当些。而我也只能这么回答：在看着一个人描述其难以见诸文字的体验时，存在着某种说服力很强的东西。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濒死体验是极其真实的事件，而由于我和他们交往，这些体验对我来说也已成了非常真实的事件。

然而，我认识到这不是逻辑的思维，而是心理的作用。逻辑思维是共通的，心理作用就不同了，一组相同的事件对每人可以有不同的影响或作用，这实在是一个人的气质和性情问题。我不想作这样的暗示，即我对这项研究的反应必须是所有人思维的法则。依照这一观点，有人或许会问：“如果对这些体验的解释最后却是这般主观，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呢？”我除了再次说明人类对死亡本质的普遍关切外，的确也想不出该怎样回答这一问题。我相信，只要有助于解释死亡的本质，那么任何研究都将是有益的。

许多行业和学术领域都需要有关这一课题的启蒙和阐释，例如：与心怀恐惧和希望的濒死病人打交道的医生，帮助人们面对死神的牧师，还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们需要知道心灵是什么，它能否脱离肉体而存在，为的是发明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治疗情绪失调。如果心灵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那么心理疗法的重点便最终会移向物理疗法，诸如药物、电击疗法、脑外科手术之类的。另一方面，如果有迹象表明心灵能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那么对精神障碍的疗法最后一定会变得迥然不同。

不过，问题还不限于学术和行业，它与个人极为相关，因为我们对死亡的了解将会大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倘若我所论述的这些体验是真实的话，那么对我们每一人如何生活，它们将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因为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唯有瞥见了来世，才会完全地理解今生。

参考书目

- Evans-Wentz, W. Y. (ed.),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Hamilton, Edith and Cairns, Huntington (eds.),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New York, Bollingen Foundation, 1961.
- Lilly, John C., M. D., *The Center of the Cyclone*, New York, The Julian Press, 1972.
- Lukianowicz, N., "Autoscopic Hallucinations",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August, 1958).
- Plato, *The Last Days of Socrates*, trans. by Hugh Tredennick,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59.
- Stevenson, Ian, M. D., *Twenty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4.
- Swedenborg, Emanuel, *Compendium of the Theological and Spiritual Writings of Emanuel Swedenborg*, Boston, Crosby and Nichols, 1853.
- Weil, Andrew, M. D., *The Natural Mi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翻 译 说 明

这是一部极为畅销的科学论著，从1975年至今，其重版已达50次之多。

作者雷蒙德·A·穆迪(生年不详)是个哲学博士，他曾广泛地从事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并对伦理学、逻辑和语言哲学有特别的兴趣。后来，他转向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决定做一个精神病学家。在此期间，他第一次注意到死亡体验这类现象，继而他开始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同时他在医学界就此作了不少的讲座。《濒死体验》(1975)一书便是穆迪博士这一研究的成果。除这一专著外，穆迪博士还著有《士兵和水手的宗教》(1945)、《我的教会》(1977)、《笑声不绝：幽默的治愈功效》(1978)等。

《濒死体验》轰动、畅销的原因在于，它研究了人类生命中最奥秘、最困难的课题之一：死亡体验；确切地说，是濒死体验。由于死亡是“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莎士比亚)，所以本书作者调查的对象大都接近过死神(符合“临床死亡”条件)而最后又返回了人间。

无论是怎样的造化,无论是怎样的禁忌,一个人总免不了死。死亡固然令人恐惧,却也使人神往,当然此处所谓的“神往”,¹⁾无非是指人们想了解死亡本质和滋味的心态。那么,死亡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濒死体验》畅谈了一家之言,其作者从150个案例中,归纳出十余种濒死体验,并用实例进行描述。对这些体验,作者还从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著作中寻找可资佐证的材料。同时,他从不同角度对这类体验作了解释。

十分有趣的是,这类死亡体验和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已有反映,如《聊斋志异》中的《长清僧》、《僧孽》(铸雪斋抄本[下同]第一卷)、《某公》(第二卷)、《酒狂》(第四卷)、《邵士梅》(第八卷)、《汪可爱》(第十一卷)等篇。不过,这种反映往往是曲折的,真伪莫辨,而人们也往往视有关这类体验和现象的叙述为“传闻”或“奇谭”。

生命研究是个尖端、敏感的领域,有好多现象尚待艰辛的研究,需要得到科学的解释,如气功、超感(包括“肉眼透视”、“心灵感应”等非凡的能力),等等。我们唯物主义者坚决抵制并反驳任何唯心的、不科学的理论、学说和解释,但同时我们不能对现今科学尚不能阐释的、有悖常识的种种现象视而不见。著名科学家、中国特异功能学会(是国际特异功能学会的成员)会长钱学森在谈到类似气功这些特异功能和现象时说:“人还有一般所不认识,也因而未加利用的能力,这也就是人的潜力。”我们应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工具和方法”,“去开发人的潜力”。他认为“我们都应该努力按照科学的态度办事,也就是按辩证唯物主义办事。但要解

放思想，切“不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1986年6月，钱学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在科学研究、学术问题上，民主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见同年6月28日《光明日报》）除了上述的气功（这方面的研究大有进展，请参阅有关书刊和报道）、超感外，尚未被科学证实的死亡体验似乎也是可以探讨一番的：“意识”（或“精神”、“思想”、“心灵”等）是与“肉体”同时死亡的呢，还是有先后之别？如果人体死亡后，“意识”尚未消失，那么这种“意识”能残存多久？其体验又是如何的？毫无疑问，《濒死体验》一书的作者（包括其调查对象）认为“意识”在肉体死亡后是存在的。至于存在多久，作者没有明确回答，调查对象也是各有所见。因而《濒死体验》一书主要回答了上述第三个问题。虽然作者声称要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研究这类现象，但我们不能指望作者或其调查对象都是完美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唯希望读者能以唯物主义的批判眼光阅读本书，剔除作者的偏见、失误及其调查对象的唯心成分，并记住这两个问题：一，这类现象是否存在？二，如果存在的话，该怎样解释？

如果科学家最终证明这类现象是存在的，那么本书不仅对医院、家庭等护理濒死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们的生活哲学、死亡态度必将造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极其严肃、认真地将这一部既是高质量的、激动人心的科学专著、又是通俗的、极受欢迎的科普作品全文译出，推荐给我国广大读者。

在译稿完成之际，我们欣喜上海日前成立了生命科学

中心。我们谨以本译作献给我国生命科学的研究事业。

本书原名《生命之后的生命：一种现象的研究——人体死亡后的存在》。为贴切、晓畅起见，我们改译为《濒死体验》。

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语言方面的），本书作者和译者采用了“灵魂”、“精神”和“来世”等词语，它们指的就是“意识”以及人体死亡后“意识”犹存的那段时间，并无其他含意；书中濒死者使用这些字眼，其含意则各不相同。特请读者注意。

本书第二章由陈德民、周国强翻译；第五章由何佩群翻译；其余各章、序、引言等由罗汉翻译。全书由罗汉校对。

译 者

1987年10月，于复旦大学。